



皇甫湜文集注释（卷一及卷二）

Annotations on the Works of Huangfu Shi (Volumes 1 and 2)

徐瑄 (Xu Xuan)^{a, *}

^a 独立研究员，中国 (Independent Researcher, China)

ARTICLE INFO

Keywords:

Huangfu Shi
Annotated Works
Mid-Tang Confucianism
Classical Prose Movement
皇甫湜
文集注释
中唐儒學
古文運動

DOI: <https://doi.org/10.63802/tts.V1.2025.121>

ABSTRACT

English

Huangfu Shi (777–835), *courtesy name* Chizheng, was a native of Xin'an in Muzhou (present-day Chun'an County,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A renowned literatus and poet of the Tang dynasty, he held the official post of Langzhong (郎中, Bureau Director) in the Ministry of Works. As a disciple of Han Yu, he became a key figure in the mid-to-late Tang "Classical Prose Movement." Importantly, he also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thought as it gradually integrated Buddhist and Daoist philosophies, contributing to the evolution that would later culminate in Song-Ming Neo-Confucianism. The original collection of his writings, titled *Collected Works of Huangfu Chizheng* (《皇甫持正集》), comprises six volumes. For the present annotated edition, the three-volume version included in the *Complete Prose of the Tang Dynasty* (《全唐文》) has been used as the base text. Building upon this, the collection has been expanded to nine volumes, with the addition of an epitaph composed by Huangfu Shi. This volume contains the first two fascicles, including six fu (rhapsodies in the classical prose-poetic form) and one ce (a policy proposal), accompanied by nearly 560 detailed annotations.

中文

皇甫湜 (777–835)，字持正，睦州新安人（今浙江省杭州市淳安縣）。唐代著名文學家、詩人，曾任工部郎中（正六品官，掌管營造水利等政務）。早年從韓愈學古文，為中晚唐「古文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更重要的是，他在儒學吸收佛、道思想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為宋明理學的漸次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礎。其文集原題為《皇甫持正集》，共六卷。本次注釋整理，以《全唐文》所收三卷本為底本，在此基礎上擴編為九卷，並增補皇甫湜所撰碑文一篇。本書收錄《皇甫持正集》前兩卷，收入賦六篇、策一篇，並附詳細注釋約五百六十條，期以助讀者深入理解其文辭風格與思想旨趣。

1. 绪论

皇甫湜，字持正，出身安定皇甫氏，与宪宗朝宰相皇甫镈同宗。元和元年（806），皇甫湜考中进士，后于元和三年（808）的制举案中与牛僧孺、李宗闵一同抨击时政、指斥积弊，乃遭权贵所忌，出为陆浑尉，成为引发中晚唐“牛李党争”的重要人物。

作为中晚唐以降的又一位诗文大家，皇甫湜对儒学融合佛、道二教的理论而进一步趋于宋明理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与韩愈亦师亦友，少年时即与韩愈相知，其思想自然也与韩愈存在着颇多相合。

东汉以来，佛教传入中国，封建社会原先固有的纲常秩序受到破坏；魏晋以来，玄学盛行、禅宗兴起，社会风气已逐渐偏离了儒学人士所预想的可能，儒学的正统地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唐宪宗元和末年，宪宗下诏遣中使往扶风法门寺迎奉佛骨。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愤而上疏，要求：“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¹而皇甫湜同样在赠序中配合韩愈提出了“辟佛”理论，力主捍卫儒学正统，作为韩愈的拥趸以抗击佛教对儒学的冲击：“浮屠之法入中国六百年，天下胥而化，其所崇奉乃公卿大夫。野益荒，人益饥，教益颓，天下将芜，而始浑然自，上下安之若性命，固然也。”²

彼时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乃至武周时期的进一步兴盛，俨然已有跃居三教之首的趋势。在力辟佛教的同时，韩愈虽将佛教视为异端，却并没有固步自封，反而开始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正如他所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³韩愈积极促进儒学由“专事章句”改为“兼事义理”，推动儒学向“新儒学”转型，并兴起“孟子学”，构建起了承继孟子的、以韩愈本人为首的新儒学道统。

贞元末年，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一批文学家活跃于文坛，并开始引领文坛的风气。自平定“二帝四王之乱”之后，唐德宗姑息藩镇，但社会矛盾仍空前激化，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冲突日益扩大。与政治变革的呼声相响应的，“古文运动”这种于文学上的变革尝试也就成为了必然。在韩愈等人的极力倡导下，文学变革开始兴盛，儒学体系开始出现转型，儒学信仰却也开始趋于“唯我独尊”式的僵化。

韩愈作文力求复古、力求尚奇，前者由李翱继承发扬，而后者则更多地体现在了皇甫湜诸多的传世之作中；皇甫湜作文力求奇崛险怪，既有先秦之古奥，又不失魏晋之灵动。他承袭韩愈文风，部分作文理念也与韩愈相似，正如他于《编年纪传论》内如是说：“倘舍源而事流，弃意而征迹……谓之好古则可矣，顾其书何为哉？”⁴足见皇甫湜反对文章遣词造句的极端复古化，力主“作文以致用”，乃至对章句之学极为反感。

以上所简要阐述的数条内容，是为皇甫湜在作文、治学及卫护儒宗方面与韩愈颇为相近之处。之所以皇甫湜迄今仍为后世所分外称赏，正因为他不完全效法韩愈，所思所想具有其极为可贵的独特性。

关于辟佛，皇甫湜与韩愈同样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韩愈于《进学解》内借“笑于列者”之口自云：“抵排异端，攘斥佛老。”⁵足见韩愈对佛、道二教——尤其是对佛教极为敌视。而皇甫湜固然也反对佛、道二教，却仍于《送简师序》内明确写道：“师虽佛名，而儒其行，虽夷狄其衣服，而仁义其心，虽未齿于士与凤麟类矣，不犹愈于冠朝冠、服朝服，或溺于淫怪之说，以敦彝伦者耶？”⁶

皇甫湜并未似韩愈一般视佛、道二教为不可消除的劲敌，反而自“名”与“行”、“夷狄衣服”与“仁义其心”两方入手，为日后儒学士大夫接受佛、道二教乃至实现儒、释、道三教融合奠定了理论基础。换言之，皇甫湜的思想不同于韩愈学派极为坚定的反佛、反道思想，他较韩愈而言要更早认清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大势，因而才会在反佛的同时留给佛教徒一定的余地。与韩愈相比，他的反对已经是有限度的了。

区别于韩愈以孟子为道统最末一人的崇高评价，皇甫湜则在“孟子学”再度兴盛的背景下公开对孟子的“夷惠之论”表示异议，甚至于《夷惠清和论》内明言：“孟子曰：‘谓其身不能，是贼其身夫。’……力苟不足，甯中止焉。则清与和皆非通道，不可准则。”⁷

与极力肯定孟子所言的韩愈不同，皇甫湜认为伯夷、柳下惠所为“不可准则”，足见佛、道二教的后来居上已促使部分儒学精英主动开展反思，开始有意识地改动、变革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学圣人的相关论述。

皇甫湜与韩愈于评判此事上略有出入，虽同样都在根据佛、道二教于现实层面对儒学提出的发展难题而积极拓宽思路，但韩愈重在吸收佛、道二教的理论草创儒学道统，皇甫湜则重在利用佛、道二教的思路来反革儒学积弊。

正如皇甫湜在《寿颜子辨》内所写：“夫心犹水也，水清则挠而浊者不存，存则不清；心犹镜也，镜明则尘埃不止，止则不明……清而定者，离其质也，玲珑乎太虚之中，动而合，则为文王、仲尼，顺而安，则必始终天地……推是而言，则彭祖为天，而颜子为寿，盗跖为杀，而比干为终。”本文具有明显的佛、道二教形神论色彩，皇甫湜主张肉身消亡而精神不灭，这种唯心主义思想与佛教关乎“知不灭”的相关理论如出一辙，而“心犹镜也”的比喻显然也是脱胎于北宗禅开山祖师神秀、禅宗六祖惠能所作的佛偈，这足以成为佐证在唐代儒、释、道三教趋于合流的大背景下——儒学精英于辟佛、辟道的同时汲取佛、道二教理论以为己用的实例证据。

伴随着“古文运动”的开展，文学作品难免落入“空言道”的困境，在文学表现上的极度匮乏成为了“古文”的一大新弊病。为纠此弊，皇甫湜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乎形式的论述，不仅重视文章内容，同样重视文章形式。在与李生的书信中，皇甫湜如是表示：“文者非他，言之华者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夫‘绘事后素’，既谓之文，岂苟简而已哉！”⁸

李翱作文，主张“实”，“实”难免“简”；皇甫湜则恰恰相反，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形式、文辞的重要性，认为文学表达是崇高的艺术，要求“体无常轨，言无常宗，物无常用，景无常取”⁹，提出“赋物而穷其致”¹⁰的作文原则，这显然与韩愈、柳宗元及继承韩愈部分文风的李翱不同。

皇甫湜作文注重“怪”、注重“奇”，并认为“怪”代表文意“新”、“奇”代表文词“高”，唯有文意“新”，方有文词“高”。唐人据此对皇甫湜颇多肯定，而自宋人以降，明道文章盛行于世，非议之声由是四起。元人白珽甚至明言：“或谓皇甫湜韩门弟子，而其学流于艰涩怪僻，所谓目瞪舌涩，不能分其句读者也。”¹¹足见入于宋、元后，皇甫湜已得不到主流文人的认可与褒扬，其作品集《皇甫持正集》传世后命运多舛，错谬甚广，讹误甚多，甚至始终未得善加更正，作品亦并未录全，当然与此不无干系。

《皇甫持正集》于《新唐书·艺文志四》内名为《皇甫湜集》，共三卷，均已佚。今日所见《皇甫持正集》书名可见于南宋藏书家陈振孙所撰《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足以佐证该集为宋代学者重编。

《皇甫持正集》于《钦定四库全书》内序属“集部二”下辖的“别集类一”，清廷直接采用了浙江藏书家鲍士恭所进家藏本《皇甫持正集》，而鲍氏家藏本所依实为明末学者毛晋汲古阁刻《三唐人文集》所收《皇甫持正集》六卷，如今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内收藏多部。

《四库全书》本亦为六卷，卷一收录《东还赋》《明分》《公是》《谕业》《出世》《寿颜子辨》《悲汝南子桑》，卷二收录《东晋元魏正闰论》《孟子荀子言性论》《送丘儒序》《送简师序》《送孙生序》《送王胶序》，卷三收录《制策一道》，卷四收录《上江西李大夫书》《论进奉书》《答李生第一书》《答李生第二书》《答李生第三书》《答刘敦质书》，卷五收录《朝阳楼记》《枝江县南亭记》《吉州庐陵县令厅壁记》《吉州刺史厅壁记》《睦州录事参军厅壁记》，卷六收录《韩文公神道碑》《庐陵香城寺碣》《护国寺威师碣》《祭柳子厚文》《狠石铭》《让风》，除《出世》为歌行体诗外，无诗。

与《四库全书》本依据鲍士恭家藏本所录不同，原有的《全唐文》版本以文体不同而分别归类，已臻于完善，譬如首先为赋，罗列《东还赋》《伤独孤赋·并序》《醉赋·并序》《鹤处鸡群赋》《履薄冰赋·以“戒慎之心，如履冰上”为韵》《山鸡舞镜赋·以“丽容可珍，照之则舞”为韵》六篇“赋”，“赋”后是“策”，“策”后为“书”，“书”后为赠序，赠序后为“记”，“记”后为“论”，“论”后为杂著及诗，翔实合理，面面俱到，从客观上规避了清代《四库全书》本文体分割不清的弊端。

皇甫湜传世之作于《全唐文》内可见于卷六百八十五至卷六百八十七，卷六百八十五收录《东还赋》《伤独孤赋·并序》《醉赋·并序》《鹤处鸡群赋》《履薄冰赋·以“戒慎之心，如履冰上”为韵》《山鸡舞镜赋·以“丽容可珍，照之则舞”为韵》《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上江西李大夫书》《论进奉书》《答李生第一书》《答李生第二书》《答李生第三书》《答刘敦质书》；卷六百八十六收录《送邱儒序》《送简师序》《送孙生序》《送王胶序》《唐故著作左郎顾况集序》《送陆鸿渐赴越序》《朝阳楼记》《枝江县南亭记》《吉州庐陵县令厅壁记》《吉州刺史厅壁记》《睦州录事参军厅壁记》《荆南节度判官厅壁记》《夷惠清和论》《编年纪传论》《东晋元魏正闰论》《孟子荀子言性论》《笃终论》；卷六百八十七收录《狠石铭》《寿颜子辨》《明分》《公是》《谕业》《春心》《让风》《庐陵香城寺碣》《护国寺威师碣》《韩文公神道碑》《韩文公墓志铭·并序》《悲汝南子桑文》《祭柳子厚文》及《出世》《题浯溪石》《石佛谷》三首诗。

笔者即以《全唐文》所录三卷本为底本，另依照文体不同而将皇甫湜存世诗文再度分卷，将《全唐文》内原三卷本扩编至分别包含赋、策、书、赠序、杂著、碑、志、祭文、诗的九卷本。第六卷增收皇甫湜所作《陶母碑》，此碑原见于《皇甫持正集补遗》，今纳入本文；第九卷收录《出世》《题浯溪石》两首诗，删去《石佛谷》诗，具体原因可参看下文注释说明的第八条。《出世》《题浯溪石》为四库本《皇甫持正集》内所不曾收录的皇甫湜诗作。

本文为皇甫湜文集前两卷，即“卷一赋”及“卷二策”，第一卷收录《东还赋》《伤独孤赋·并序》《醉赋·并序》《鹤处鸡群赋》《履薄冰赋·以“戒慎之心，如履冰上”为韵》《山鸡舞镜赋·以“丽容可珍，照之则舞”为韵》，第二卷收录《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

附注释说明如下：

一、本次注释，不重音韵，即未对字词音读予以标明，以解释词义、理清文意为主，更兼补充“卷一赋”内关乎重点字词出处的引用。若不能明确出处，即引用包含最为相近的词义的语句代为阐明。“卷二策”为政论文，相关字词则不再一一考证出处。

二、倘遇有唐一朝字讳，如改“民”为“人”等，今日存而不易；而似改“玄”为“元”等非唐朝所有的字讳，亦不做原文修改，另在注释内予以说明。

三、有关《皇甫持正集》句读，笔者随注随改。《履薄冰赋·以“戒慎之心，如履冰上”为韵》又可见于《全唐文》卷七百三十一，署名贾餗所作，然内容不同，故而存之；《送陆鸿渐赴越序》亦似非皇甫湜所作，然亦存之；《笃终论》实为晋人皇甫谧所撰，然诸本俱存，今亦不去。

四、于前文已经注释过的、完全相同的字词，在含义未有变化的前提下，于后文则一般不再予以注释。如有特殊，则有新注，请参看具体注释内容。

五、皇甫湜《集》于宋代存有宋浙本、蜀刻本（南宋宁宗后），于明代存有吴钞本（成化吴宽丛书堂钞）、正德本（正德十五年皇甫录世业堂刻）、项藏本（万历项靖藏无名氏钞）、项钞本（项靖钞）、汲古阁本（毛晋汲古阁刻），于清代存有钱钞本（顺治十七年钱曾钞）、金藏本（雍正金惟骏藏钞本）、蒋钞本（乾隆蒋继轼赐书楼钞）、鲍藏本（乾隆鲍廷博知不

足斋藏钞本）、四库本（乾隆以鲍士恭所进录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即汲古阁本）、卢藏本（乾隆卢址抱经楼藏钞本）、顾影本（乾隆顾之逵影写本）、全唐文本（嘉庆敕纂《全唐文》所收《皇甫湜文》，为本次注释之底本）、屈临本（道光屈軼临摹吴钞本）、李临本（咸丰三年李芝绶临写黄临本）、子冕临本（同治三年子冕临校黄临本）、冯刻本（光绪二年冯煊光刻《三唐人集》所收）、甲钞本（清无名氏甲钞）、徐藏本（近代徐坊藏旧钞本）。全唐文本成书时间略晚，较权威至高的四库本更多收录了《鹤处鸡群赋》《履薄冰赋》以“戒慎之心，如履冰上”为韵《山鸡舞镜赋》以“丽容可珍，照之则舞”为韵《笃终论》《送陆鸿渐赴越序》等文章，内容最全，体例最精，故而择定为底本。凡诸本字词相异，均以底本为准。凡底本字词有误，笔者亟行更正，不出校记。

六、注释以生僻字词、多义字词、历史掌故、历史年份、人名地名、古代官职、典章制度、文学引语为主，文学引语多为皇甫湜化用古人字句，尽力引出原文，并阐明出处。

七、相关异体字、古字一般改为规范汉字、现行通用字，极少数不做改动。

八、本文章节编排异于底本（《全唐文》本），保留“卷”字，于原有三卷的基础上扩编至九卷及附录，“卷”内以“（一）”“（二）”的形式分别罗列不同文章。“卷一”前引用《四库全书》本提要，充为提纲挈领之用。第九卷内录皇甫湜诗两首，《石佛谷》诗为唐朝诗人皇甫曙所作，原系《皇甫持正集补遗》误收，今删去。第九卷后为附录，内收录皇甫湜于《新唐书》内的个人传记及宋人陆游为《皇甫持正集》先后所题两跋。

2. 提要

钦定四库全书¹² 集部二

皇甫持正集¹³ 别集类一

臣等谨案：

《皇甫持正集》六卷，唐皇甫湜撰。湜，睦州人。持正，其字也。元和元年进士¹⁴，解褐为陆浑尉¹⁵，仕至工部郎中¹⁶。卞急使气，数忤同省，求分司¹⁷。裴度特爱之¹⁸，辟为东都判官¹⁹。其集《唐志》作三卷²⁰，晁公武《读书志》作六卷²¹，杂文三十八篇²²，与今本合。

《唐书》本传载²³，湜为度作光福寺碑文²⁴，酣饮援笔立就，度赠车马赠采甚厚²⁵。湜曰：“吾自为《顾况集序》²⁶，未尝许人。今碑字三千，一字三缣，何遇我薄耶！”高彦休《唐阙史》亦载是碑²⁷，并记其字数甚详。盖实有是作，非史之谬。然此本仅载况集序而碑文已佚，即《集古》《金石》二录已均不载此碑²⁸。殆唐末尚存²⁹，故彦休得见。五代兵燹³⁰，遂已亡失欤。足证此本为宋人重编，非唐时之旧矣。

其文与李翱同出韩愈³¹，翱得愈之醇，而湜得愈之奇。其《答李生》三书盛气攻辨³²，又甚于愈。然如《编年纪传论》《孟子荀子言性论》亦未尝不持论平允³³。郑玉《师山遗文》有《与洪君实书》³⁴，曰：“所假《皇甫集》，连日细看，大抵不惬人意。其言语叙次，却是著力铺排，往往反伤工巧，终无自然气象。其记文中又多叶韵³⁵，语殊非大家类”云云。盖讲学之家，不甚解文章体例，持论往往如斯，不足据也。

《集》中无诗，洪迈《容斋随笔》尝记其《浯溪》一篇³⁶，以为风格无可采。陆游跋湜《集》³⁷，则以为自是杰作，迈语为传写之误。今考此诗为论文而作。《李白集》之《大雅久不作》一篇³⁸；《苏轼集》之《我虽不工书》一篇³⁹，即是此格，安可全诋！游之所辨是也。

游《集》又有一跋，谓司空图论诗⁴⁰，有“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为道逸”之语，疑湜亦有诗集。又谓张文昌《集》无一篇文章⁴¹，李习之《集》无一篇诗⁴²，皆诗文各为集之故，其说则不尽然。三人非漠漠无闻之流，果别有诗集、文集，岂有自唐以来都不著录者乎！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⁴³。

总纂官 臣 纪昀⁴⁴

臣陆锡熊⁴⁵

臣孙士毅⁴⁶

总校官 臣陆费墀⁴⁷

卷一 赋

（一）东还赋⁴⁸

归去来兮⁴⁹，将息我以倦游⁵⁰。日月出入如忽忽然兮⁵¹，何东西南北之悠悠。淹踵楚以辵宋⁵²，几途梁而轨周⁵³。旋巴邓兮结鞅⁵⁴，事崤函兮相辘⁵⁵。褫余魄于波澜⁵⁶，委予迹于灵丘⁵⁷。来默默兮无定，往区区兮何求⁵⁸。朝吾既去夫帝乡⁵⁹，越嵩华而并河⁶⁰。经淮水兮凌大江，抵扬州之寄家⁶¹。巨年岁以不居，谓须臾息足于蓬蜗⁶²。曾不得暖床之席，扁舟渺兮前程途。时浩瀚兮月逶迤⁶³，陟火岭之峨峨⁶⁴。既脱身于水险，聊憩弄兮云波。彼夷越之都府⁶⁵，于沧瀛之曲阿⁶⁶。将穷耳目兮又泝东南⁶⁷，眇千里兮烟霞⁶⁸。闽禺会冲⁶⁹，诸海亲日。飞虫伏蛰⁷⁰，铄肉消骨。溽蒸湫闭⁷¹，浸淫欧郁。城薄沴兮云生⁷²，山遇炎兮火出。戾止逾月，馆城之东⁷³。垣堦肩及⁷⁴，庭芜膝容⁷⁵。屋下罗星，户内冷风⁷⁶。淖泥淤湫⁷⁷，虺毒阴攻⁷⁸。地淹于泽，水贵于玉。疗渴者抵肩，趋庭者踵足。眠发夕兮反覆，坐终日兮拳局。念假宿之若狂，嗟尔居人兮谁真于毒⁷⁹。

驾言出游⁸⁰，期于少苏⁸¹。乌夷犬戎，咽水器衢⁸²。状貌群分，头角万殊。渠股反舌⁸³，虫声鬼躯。面绿眼青，睽眈远纡⁸⁴。见人惊异，直愕不起。忽如呵斗，侧言真喜⁸⁵。腥臊浊泽，吹酈裘里⁸⁶。躬颠仆眩⁸⁷，岌然双止⁸⁸。入室何处，出门何从。冠带不袭，言词不通。茸果卒岁，轻葛御冬。朝避天火，夕逃海风。如何君子，栖迟斯邦⁸⁹。

喟舒息兮无所⁹⁰，嵬郁咽兮谁与。安读书之下帷兮⁹¹，乐儒行之环堵⁹²。苟吾道之无爽⁹³，又何陋于斯土。顾言行之有常，虽蛮夷兮可处。燕市屠狗⁹⁴，赵人博徒⁹⁵。绝圣弃智⁹⁶，忘贫化粗。望见相识，闻声来趋。时与追随，聊宽须臾。云盎盎兮雨纷纷⁹⁷，夜明月而不见人。情眷恋于江介⁹⁸，梦绸缪于渭滨⁹⁹。公孙游兮莲勺¹⁰⁰，尼父聘兮蔡陈¹⁰¹。一困身于王者¹⁰²，一固穷兮圣人。思九州之博大¹⁰³，胡自陷于斯民。盍归来兮，无自苦恨。

（二）伤独孤赋·并序¹⁰⁴

伤独孤¹⁰⁵者，伤君子也，盖伤君子有道而无命也。河南独孤申叔胜冠¹⁰⁶举进士，博学宏辞¹⁰⁷登科，典校秘书¹⁰⁸，不幸短命无后。其人也，君子也，天厚之才而嗇之年¹⁰⁹，又亡其家¹¹⁰，伤哉！余获知于君也久，而叨磨渐之益焉。不幸沦丧所知，追想其人，作赋伤之也。

惜逝者之日远兮，心隐悯而内伤。顾来者之不可与期兮，云谁嗣子之芬芳。思夫君之好修兮¹¹¹，企千载之相望¹¹²。纤文章于六《经》兮¹¹³，儒林为之有光¹¹⁴。何事业之始酣，而志力之方刚。宜盛德之日新，俾滋大而炽昌¹¹⁵。飞霜肃其早零兮，意惨惨而不长。俄销铄以委绝兮¹¹⁶，还四气之无当¹¹⁷。谓明神正直兮¹¹⁸，始吾以为信然。天赏善而听卑兮¹¹⁹，吾乃今知其过之。必夷夷而长久兮，蹇烦冤而历兹¹²⁰。斯美人兮下泉¹²¹，虽为芳兰兮谁与佩之。

追往日之歌欢兮，曾宿息而不离¹²²。我不见其几何兮¹²³，殄七日而及斯¹²⁴。涕浪浪以相接兮，痛湛湛而不移¹²⁵。谓阳光而
烜燎兮，遽蔑尔其焉之。忽左右之歔歔兮¹²⁶，若感恻兮虚仪¹²⁷。怀玉音之清泠兮¹²⁸，似属耳而依依¹²⁹。嗟眷想之若存兮¹³⁰，竟天地而长辞¹³¹。愿一抚而无孤，更出涕而淋漓。闻古人所孜孜兮¹³²，贵身没而名存。颜、冉不登下寿兮¹³³，无百里
而愈尊。齐、梁、赵、楚之君非不富且贵兮，人不得而称之¹³⁴。呜呼！自古而固然兮¹³⁵，予何叹乎今人！

（三）醉赋·并序¹³⁶

昔刘伶作《酒德颂》¹³⁷，以折搢绅处士¹³⁸。予尝为沉湎所恼¹³⁹，因作《醉赋》，寄任山尹君¹⁴⁰。君嗜此物，亦以警之尔。
沉湎于酒，有晋之七贤¹⁴¹。心游于梦，境堕于烟。六府漫漫¹⁴²，四支绵绵¹⁴³。逶随真淳¹⁴⁴，陶和浑鲜¹⁴⁵。遗天地之阔大¹⁴⁶，失膏火之烧煎。寂寂邈邈¹⁴⁷，归根复朴。居若死灰，行犹飘壳。车屡坠兮无伤，衣镇濡兮不觉¹⁴⁸。机发而动，魂交而
瞑¹⁴⁹。合文子之淳味¹⁵⁰，反骚人之独醒¹⁵¹。曾不知其耳目，尚何惧于雷霆。寓四体之合真¹⁵²，归一元而太宁¹⁵³。麴蘖既散¹⁵⁴，竹桂滋已。百虑森伤，七情分始¹⁵⁵。风飘火燕¹⁵⁶，矜夸踦踖¹⁵⁷。嗟海鸟之聚还，顾息肩兮未几¹⁵⁸。

苏门子闻而笑之曰：子之于道，其犹醯鸡欤¹⁵⁹？彼至仁者之于天地，根性命于虚无。拂披聚散，脱遗寰区¹⁶⁰。形犹大象¹⁶¹，心冥太初¹⁶²。故大道不失，而至道可居也。今乃假荒惑之物¹⁶³，沉耳目之机¹⁶⁴。其解须臾¹⁶⁵，忧患繁滋¹⁶⁶。中心不可
捐，外患生于时。为疹为毒¹⁶⁷，为狂为醺¹⁶⁸。负责人道，阴阳戾违¹⁶⁹。束乎巫医¹⁷⁰，驱乎有司¹⁷¹。辱身灭名，痿肺淫支¹⁷²。狼狈颠蹶¹⁷³，为人大嗤¹⁷⁴。不得尽年¹⁷⁵，玉色先衰¹⁷⁶。曾不知都无醉时，使人困苦兮如兹。

（四）鹤处鸡群赋¹⁷⁷

群鸡兮喧卑¹⁷⁸，独鹤兮超特¹⁷⁹。何静躁之殊致¹⁸⁰，顾仙凡之异德。今乃同处¹⁸¹，斯为失职。特轩昂之貌¹⁸²，栖耻凿垣；抱
清迥之心¹⁸³，饿羞争食。恐沉于众¹⁸⁴，何德之孤。志在寥廓¹⁸⁵，迹依泥涂。恋祥云于紫盖¹⁸⁶，忆仙驭于清都¹⁸⁷。处众而将
齐一鹖¹⁸⁸，离群而每羡双凫¹⁸⁹。孰曰其微易散，兹乃实繁有徒¹⁹⁰。在识家而竞入，悲得食而相呼。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¹⁹¹。憩霓裳于永夜¹⁹²，鲜玉羽于清晓¹⁹³。思太湖之澡刷，念秋汉之清矫¹⁹⁴。涅而不缁¹⁹⁵，素以为表¹⁹⁶。寂寞清唳¹⁹⁷，依违驯扰。同李陵之入胡¹⁹⁸，满目异类¹⁹⁹；似屈原之在楚²⁰⁰，众人皆醉²⁰¹。或振羽以将鸣²⁰²，或峨冠而
瞪视²⁰³。器器烦耳²⁰⁴，纷纷扑地。安知警露之质²⁰⁵，岂识凌云之意。独立不惧，诚则莫之与京²⁰⁶；硕大无朋，所谓拔乎其
萃。何忧乎彼众我寡²⁰⁷，而患乎去同即异。

惨澹无色²⁰⁸，低徊不平²⁰⁹。困眼前之扰扰²¹⁰，哀足下之营营²¹¹。动必以诚，鄙度关之诈²¹²；戒之在斗，非擅场之名。谁恤
大以舍小²¹³，念彼浊而此清。和而不同²¹⁴，卑以自牧²¹⁵。动忧违众，居常慎独²¹⁶。彼虽距似金²¹⁷，形似木，终羞与哂等为

伍²¹⁸，孰虑夫下交之渎²¹⁹。是宜翔金穴，集芝田²²⁰，冀松乔于碧落²²¹，侣鸾凤于紫烟²²²。而乃忽齿陋质于阶下²²³，混庸众于君前。

惆怅非所，昂藏自贤²²⁴。顾彼鸡矣，相群若是。多多益辨，两两而比。自谓鸟中之贤，且具天下之美。与之游息²²⁵，甚可嗤鄙²²⁶。每戒比之匪人²²⁷，常耻独为君子。时乎有在，物不终否²²⁸。尔恶能挽我哉²²⁹，吾当一举千里。

（五）履薄冰赋·以“戒慎之心，如履冰上”为韵²³⁰

冰之积也不厚，人之履也难任。此焉投足，可为寒心。彼垫溺之攸虑²³¹，在恐惧而诚深²³²。慎同数马之人²³³，然非万石²³⁴；诫若倚衡之子²³⁵，不以千金²³⁶。水始凝，冰未壮²³⁷。乏六尺之为厚，非七月之所尚。螽斯之股兮犹且不同²³⁸，齐人之繄兮曾无以况²³⁹。虽鞠躬而欲涉，何跬步之能抗²⁴⁰。有同居累卵之危²⁴¹，无殊坐积薪之上。股票兮在兹²⁴²，魂惊于所之。

怵惕求前²⁴³，岂人心之难测；趑趄有畏²⁴⁴，类狐性之多疑。

每缩缩而若坠，常兢兢而自持²⁴⁵。与巢幕兮焉比²⁴⁶，将临泉兮是拟。丈夫不处，斯畏其没身；夫子所惩，不惟于灭趾²⁴⁷。徐子忘其故步²⁴⁸，尚书越其素履²⁴⁹。行自失于佻佻²⁵⁰，舄无施于几几²⁵¹。视之岂无，履而若虚。非北陆积坚之始²⁵²，是东风初解之余。水虫隔而纤鳞必露，秋蝉比而轻翼不如。当履道未成²⁵³，其难汔济²⁵⁴；纵善行无迹，不可踌躇²⁵⁵。兢兢图其不败²⁵⁶，震慑谓其将坏。步摇摇尔，式彰君子之行²⁵⁷；身飘飘然，谁谓邑人不戒²⁵⁸。

如何克己²⁵⁹，若此履冰。与习坎而相类²⁶⁰，符执玉而可惩²⁶¹。故叠足是虞，侧身以进。言忘足履之适，自近廉隅²⁶²；庶几心腑之中²⁶³，无贻悔吝²⁶⁴。得过陨易危之吉，靡濡首失容之虞²⁶⁵。行之止于三思，戒实先于六慎²⁶⁶。

（六）山鸡舞镜赋·以“丽容可珍，照之则舞”为韵²⁶⁷

有珍禽兮在南土，金碧其容质²⁶⁸，蔽芾其毛羽²⁶⁹。玩夫色，必自鉴以呈形；爱其仪，故乃见而屡舞。从裔壤²⁷⁰，贡丹墀²⁷¹。未识傲傲之状²⁷²，徒观采采之姿²⁷³。是询孺子，爰发此思²⁷⁴。知照水而自窥，尚且心乎爱矣。俾对镜而言舞²⁷⁵，不劳歌以送之。

于是烂出雕笼²⁷⁶，莺成绮翼²⁷⁷。奇章若绩²⁷⁸，翠彩如织。瞥然影起²⁷⁹，乍蹁跹以多姿²⁸⁰；歛尔形分²⁸¹，遂踟蹰而可则²⁸²。苞七步之节奏²⁸³，备八佾之程式²⁸⁴。俄俯仰²⁸⁵，乍逡巡²⁸⁶。透雪彩而姿逸，洞银华而色新。锦臆双呈²⁸⁷，因疑其若合；花毛两向，未知其孰真。视月中兔形自隐，窥台上鹄影渐陈。骇目自遗百戏，忘餐奚顾八珍²⁸⁸。对百炼而流睇²⁸⁹，翻五色而交丽²⁹⁰。异巴渝而折旋，类夏采而行缀²⁹¹。摇金距非知善斗所为²⁹²，转朱身庶与来仪相契²⁹³。

方激昂而匪懈²⁹⁴，将偃仰而增锐²⁹⁵。谁云不节之仪²⁹⁶，式表能勤之继²⁹⁷。映朱光而影耀，射金景而私照²⁹⁸。两边而分寸不差，一体而纤毫必肖²⁹⁹。类凤因箫感，晒鹤为琴召³⁰⁰。岂假为冠于汉³⁰¹，然仰我威容；不同似木于齐³⁰²，方称乎观妙。宜其鸾回于绮殿³⁰³，雪落于青琐³⁰⁴。虽自好而则然，必假鉴而获可。变态尽其妍不³⁰⁵，曲折拟诸形容³⁰⁶。幸无私于一照，庶余光而可从。

卷二 策

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

307

问曰³⁰⁸：

盖闻昔之令主³⁰⁹，体上圣之资³¹⁰，御大宁之时³¹¹，犹惧理之未至也，求贤以致用，犹惧动之不中也，咨谏以闻过。矧维寡昧³¹²，膺受多福³¹³，思负荷之重³¹⁴，警风波之虞，求贤咨谏，岂敢怠忽³¹⁵？至若穷神知化³¹⁶，以盛其德；经武纬文³¹⁷，以大其业。考古会极³¹⁸，通教化之源；明目达聪³¹⁹，周视听之表，斯夙夜之所志也³²⁰，子大夫何以匡建而致之乎³²¹？

自中代以还³²²，求理者继作，皆意甚砥砺，而效难彰明³²³。莫不欲还朴厚，而浇风常扇³²⁴；莫不欲遵俭约，而侈物常贵；莫不欲远小人，而巧谀常进³²⁵；莫不欲近庄士³²⁶，而忠直常疏³²⁷；莫不欲勉人于义，而廉隅常不修³²⁸；莫不欲禁人为非，而抵冒常不息³²⁹。其所谬盭³³⁰，岂无根源？

爰自近岁，仍敷大泽³³¹，霜露所坠，沾濡必同，涤瑕秽以导人心³³²，省徭役以丰物力³³³，蠲田租以厚农室³³⁴，葺国学以振儒风³³⁵，督废职以振纲维³³⁶，备众官以序贤俊，庶继先志，臻于治平³³⁷。而改行者未闻，输劳者未艾³³⁸，农者无以免艰食，学者无以通微言，立事之绩未纪于庶功³³⁹，乏才之叹未辍于终食。蠹于法者无不去³⁴⁰，而法未修明；切于政者无不行，而政未光大。岂丕变其俗³⁴¹，道广而难济乎？岂不得其门，事繁而愈失乎？伫闻嘉言³⁴²，无或隐讳。

周之受田有经制³⁴³，汉之名田有恒数³⁴⁴，今疆畛相接³⁴⁵，半为豪家³⁴⁶，流庸无依³⁴⁷，率是编户³⁴⁸。本于交易，焉得夺富以补贫？将欲因循³⁴⁹，岂曰损多而益少？酌于中道³⁵⁰，其术如何³⁵¹？

取人唯其行，不必文采，命官唯其才，不必资考。然则行非造次而备察³⁵²，才非错综而遍知。不必文采为轻重，而士可进退，不必资考为程准，而吏有条贯³⁵³，适变矫枉³⁵⁴，渴于良规。何方可以序六气来百祥，何施可以寿群生仁众姓³⁵⁵？征于前训而有据³⁵⁶，议于当代而易从。勿猥勿并³⁵⁷，以称朕意³⁵⁸。

对³⁵⁹：

臣伏见陛下征天下之士³⁶⁰，亲策于庭³⁶¹，求贤思理，亦云至矣。然臣未知将以为虚策乎，将以求实效乎？以为虚策，则后之搢绅者观书于太史氏曰³⁶²：“天子之忧人如此，急贤如此，征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亲礼而问之。”斯亦足以名矣。

若以得人为务，社稷之计为心，则不宜待之如是也。夫王者，其道如天，其威如神，以聘问先之，以礼貌接之，造膝而言³⁶³，虚心以受，犹恐惧陨越³⁶⁴，而不得尽其所怀，况乎坐之阶庭，试以文字，拳曲俯俛³⁶⁵，承问而上对乎？

且天下之事，难一二以疏，举臣所当言，又有非臣下所宜闻知，清问所不说³⁶⁶，又郁而不得发，强附之于篇，考视者必以为余烦，又摈而不得通矣³⁶⁷。陛下何惜一赐臣容足之地，于冕旒之前³⁶⁸，使得熟数之乎？可采则行之，无用则罢之，何损于明也？然臣不敢有望于是，谨旁缘圣问³⁶⁹，粗竭愚瞽³⁷⁰，倘陛下怜察其志而宽其诛，赐之异日之问，而卒其说，则覆照之下，形气之生，孰不幸甚！

制策曰³⁷¹：“盖闻昔之令主，体上圣之姿，御大宁之时，犹惧理之未至也，求贤以致用，犹惧动之不中也，咨谏以闻过。矧唯寡昧，膺受多福，思负荷之重，警风波之虞，求贤咨谏，岂敢怠忽？至若穷神知化，以盛其德，经武纬文，以大其业，考古会极，通教化之源，明目达聪，周视听之表，斯夙夜之所志，子大夫将何以匡建而致之乎？”

此陛下之忧勤切至也³⁷²。臣闻尧舜以天下为己忧，而未以位为乐也。臣又闻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失也，必在慢之³⁷³。今陛下念前王之戒³⁷⁴，而不敢怠忽，思为国之经，而不忘夙夜，求贤咨谏，延及微贱，臣有以见尧舜之心矣。夫法天地之道以施政，顺阴阳之和以育物³⁷⁵，事无不序³⁷⁶，动无不时，此穷神知化之盛德也³⁷⁷。武以止杀禁暴，则兵宜戢³⁷⁸；文以经邦致明，则化必行³⁷⁹。此经武纬文之大业也。崇礼而明义，好士而尊儒，斥魏晋已降衰末之法³⁸⁰，稽周汉以前盛明之礼³⁸¹，斯考古会极之方也³⁸²。任贤而勿贰³⁸³，招谏而必行³⁸⁴，屏近习之纤佞³⁸⁵，进周行之骨鲠³⁸⁶，斯明目达聪之道也。

抑臣又闻先王所以不视而明³⁸⁷，不听而聪，披颈负之萌³⁸⁸，断非僻之绪³⁸⁹，其义易知也。盖左右仆御³⁹⁰，唯正之供，必有足信者，必有知礼者，出使足以尽情伪，居常足以助听览³⁹¹。左右之臣既如是矣³⁹²，而又日与公卿大夫讲论政事³⁹³，史书其举，官箴其阙³⁹⁴，以至于百工庶人，莫不谏而谤焉³⁹⁵，济济多士，为之股肱³⁹⁶，赳赳武夫，为之爪牙，兹所以永有天下也。

今宰相之进见亦有数，侍从之臣，皆失其职，百执事奉朝请以进³⁹⁷，而律且有议及乘舆之诛，未知为陛下出纳喉舌者为谁乎³⁹⁸，为陛下爪牙者为谁乎？日夕侍起居，从游豫³⁹⁹，与之论臣下之是非，赏罚之臧否者⁴⁰⁰，复何人也？股肱不得而接，何疾如之；爪牙不足以卫，其危甚矣！

夫裔夷亏残之微⁴⁰¹，偏险之徒⁴⁰²，皂隶之职⁴⁰³，岂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内膺腹心之寄，外当耳目之任乎？此贞夫义士所以寒心销志⁴⁰⁴，泣愤而不能已也。诚能复周之旧典，去汉之末祸⁴⁰⁵，还谏官、史官、侍臣之职，使之左右前后，日延宰相，与论义理⁴⁰⁶。有位于朝者，咸引而进之⁴⁰⁷，温其色以安其意，久其对以进其词，可采者必行，有犯者无罪。王之爪士，宜择公卿大臣，总统而分理之⁴⁰⁸，则政不足平，刑不足措，人不足和，财不足丰，蛮夷戎狄不足臣，休征嘉瑞不足致矣⁴⁰⁹，又何虑乎视听之表有所不周乎⁴¹⁰？

制策曰：“自中代以还，求理者继作，皆意甚砥砺，而效难彰明。莫不欲还朴厚，而浇风常扇；莫不欲遵俭约，而侈物常贵；莫不欲远小人，而巧谀常进；莫不欲近庄士，而忠直常疏；莫不欲勉人于义，而廉隅常不修；莫不欲禁人为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谬戾，岂无根源”者。

臣闻“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⁴¹¹，王者之谓也⁴¹²。故人不从上之令⁴¹³，而从其所行。夫上古之君⁴¹⁴，躬率以正⁴¹⁵，轨度其信⁴¹⁶，恕己及物⁴¹⁷，自诚而明，此所以其化如神，天下如截也。中代以还，则异乎此⁴¹⁸，至诚不著，而欲任法以防人，忠恕不行⁴¹⁹，而欲纵身以检物⁴²⁰，虽砥砺其意，而事实不符，此所以有其意而无其效也。

夫欲人之朴厚，而不先之以少私寡欲，无为至诚，所以浇风常扇也；欲人之俭约，而不率之以卑官菲食⁴²¹，沉珠贵谷，所以侈物常贵也；欲远小人，而好悦耳之言，所以巧谀常进也；欲近庄士，而恶呶口之虑，所以忠直常疏也；勉人于义，而贪浊在位⁴²²，所以廉隅常不修也；欲禁人为非，而法制不一，所以抵冒常不息也。则谬戾之本，其在兹乎？陛下诚能一皆反之，其效可立彰明矣。

制策曰：“爰自近岁，仍敷大泽，霜露所坠，沾濡必同，涤瑕秽以导人心，省徭役以丰物力，蠲田租以厚农室，葺国学以振儒风，督废职以补纲维，备众官以序贤俊，庶继先志，臻于治平。而改行者未闻，输劳者未艾，农者无以免艰食，学者无以通微言，立事之绩未纪于庶工，乏才之叹未辍于终食。蠹于法者无不去，而法未修明；切于政者无不行，而政未光大。岂丕变其俗，道广而难济乎？岂不得其门，事繁而愈失乎？伫闻嘉言，无或隐讳”者。

臣以陛下涤瑕秽⁴²³，而改行未闻，正言不自其本故也⁴²⁴。夫欲人之改行率德⁴²⁵，在明赏罚，不在涤瑕秽也。故赏当善，罚当恶，天下晓然逃恶而趋善⁴²⁶；赏当功，罚当罪，天下耸然远罪而趋功⁴²⁷。则人自为理，而上无为矣，此尧舜之所以莅天下也⁴²⁸。夫赏罚者报也，赏之失称⁴²⁹，罚之不当，咎孰甚焉⁴³⁰？

伏见兵兴以来⁴³¹，开权宜之道⁴³²，行苟且之政⁴³³。台省之官⁴³⁴，王公之爵，溢于州郡，遍于舆台⁴³⁵；将帅之臣，借绯紫于使令⁴³⁶，定官员而奏请，名器轻于土芥⁴³⁷，操柄擅于爪牙，此其所以赏人而人不劝也⁴³⁸。

州县之断狱⁴³⁹，月以千数，连年累纪⁴⁴⁰，未闻有一疑狱而决于朝者，未闻有一屈人⁴⁴¹而诉于阙者⁴⁴²，岂天下长吏尽如皋陶哉⁴⁴³？律令格式，具而不遵，乡县州府，各自为制⁴⁴⁴，所怒则专杀为常⁴⁴⁵，臆断则自生愚意。且欲人知所避，而能自达，不其难乎？况乎赋役之不恒，衣食之不足，尚不惧死，焉能避罪？此其所以罚人而人不沮也⁴⁴⁶。

赏之不劝，罚之不沮，欲人改行，其或难焉。虽涤其瑕秽，惠奸贷法而已⁴⁴⁷，又何为也。伏惟陛下慎用赏，赏必当功，则天下之善劝矣；慎用刑，刑必当罚，则天下之罪沮矣。夫择人而用之，则僭滥不作，审人而赦之，则廉耻自生，如是则无所改其行，无所涤其瑕矣，又何足忧之？

陛下省徭役，而输劳者未艾，小惠未遍，而有司长吏或壅而未承故也⁴⁴⁸。若陛下加惠而俯察之⁴⁴⁹，则物力何惧乎不丰，劳者何忧乎未艾？

陛下蠲田租以厚农室，而人犹艰食者，生者犹少而费者犹多故也。商乘坚而厌肥⁴⁵⁰，工执轻而仰给⁴⁵¹，兵横行而厚禄⁴⁵²，僧道无为而取资，劳苦顿瘁⁴⁵³，终岁砻砻⁴⁵⁴，滨于死而为农者，亦愚且少矣。况乎两税不均⁴⁵⁵，失变通救弊之法，百端横赋⁴⁵⁶，随长吏自为之政乎？若均工商老释之劳逸⁴⁵⁷，轻田野布帛之征税，蠲横暴之赋⁴⁵⁸，减镇防之兵，则耕者如云，积者若山矣。

臣请再为陛下精言之。夫贱珍奇之货⁴⁵⁹，斥雕琢之淫⁴⁶⁰，则工商之道自息矣；黜异端之学⁴⁶¹，使法不乱而教不烦，则老释之流当屏矣⁴⁶²。且天下所以兢兢然者⁴⁶³，岂非以兵乎⁴⁶⁴？使税之厚人之屈而不可蠲复者，岂非以商乎？今昆夷未平⁴⁶⁵，边备未可去⁴⁶⁶；中夏或虞⁴⁶⁷，镇防未可罢。若就其功，则莫若减而练之也⁴⁶⁸。今之将帅，胜任而知兵者亦寡矣⁴⁶⁹，怙众以固权位⁴⁷⁰，行赂以结恩泽，因循鹵莽⁴⁷¹，保持富贵而已，岂暇教训以时，服习其事乎⁴⁷²？今若特加申令⁴⁷³，使之教阅，简奋勇秀出之才⁴⁷⁴，去屠沽负贩之党，则十分之士，可省其五矣⁴⁷⁵。多而无用，何若少而必精乎？又若州府虚张名籍⁴⁷⁶，妄求供亿，尽没其给，以丰其私。今若核其名实，纠以文法

⁴⁷⁷，则五分之兵，又可省其半矣。

夫众之虚，何若寡之实乎？一则以强兵，一则以宽赋⁴⁷⁸。若江淮州郡，远寇戎⁴⁷⁹，属清平⁴⁸⁰，自非具使令备仪注者⁴⁸¹，一切可罢，以其经费代征徭⁴⁸²，荡逋悬⁴⁸³，然后慎择长吏，曲加绥抚⁴⁸⁴，不四三年，而家给人和，则横暴不作，赋敛自均，至理而升平矣⁴⁸⁵，尚何虞于人犹艰食乎？

陛下葺国子学以振儒风，而微言犹郁者，盖其所由于禄而得仕者⁴⁸⁶，以章句记读而不由义理故也。若变其法，则可以除其弊矣。

陛下督废职以补纲维，而立事之绩未纪于庶工者，实有司之罪也⁴⁸⁷。今职备而不举，法具而不行。谏诤之臣备员⁴⁸⁸，不闻直声；弹察之臣塞路⁴⁸⁹，未尝直指。公卿大夫，则偷合苟容⁴⁹⁰，持禄养交⁴⁹¹，为亲戚计迁除领簿而已⁴⁹²。兴利之臣，专以聚敛计数为务；共理之吏，专以附上剥下为功⁴⁹³。习而为常，渐以成俗。标异而圭角者⁴⁹⁴，悔吝立及⁴⁹⁵；和光而渥泥者⁴⁹⁶，富贵立须。虽陛下焦劳聪明，如此之切至，将何益焉？伏请下明诏为画一之法⁴⁹⁷，使居是官、理是人、奉是法者，必有名绩⁴⁹⁸，然后许迁擢⁴⁹⁹，考功之殿最⁵⁰⁰，焉敢阿比而干刑司⁵⁰¹？则能者日进，不能者日退，而庶工立事之绩，将褒扬纪述之不暇矣。

陛下备众官以序贤俊，而乏才之叹未辍于终食者，由在上者迁之太亟⁵⁰²，在下者刻之太深故也。古之取人也，拔十得五，犹以为多，曲轮直桷⁵⁰³，各适于用。今则不然。举于礼部，则曰幽昧者凡陋而不可采⁵⁰⁴；选于吏部，则曰声名者虚浮而不可用。工文者则惧华而不实，敦质者则惧朴而寡能⁵⁰⁵。冠盖之族则以为因依⁵⁰⁶，微贱之人则以为幽险。上求之愈切，下损之弥细。

夫士何负于有司，而乃蹇顿之抑刻之如是哉⁵⁰⁷？才能如积，抑郁在下，一朝阙辅相之职、卿大夫之官不得，则曰岳不降神，时之乏人。于是循环其所已用者递迁，居上者不知格限⁵⁰⁸，无闻声绩，或一时超拜⁵⁰⁹，或再岁四迁⁵¹⁰，以是为道当然

耳。是仕进之门常阖⁵¹¹，而天子之官、天子之权，当途者五六人迭居持之而已⁵¹²。以陛下之明圣，夫岂不欲国之得人乎，以宰相之公忠⁵¹³，夫岂不欲人之足用乎？盖从来已久⁵¹⁴，因循如是耳。

伏惟陛下申敕朝廷州府⁵¹⁵，令每岁各举所知于礼部，礼部于计偕常选之中⁵¹⁶，访察推择⁵¹⁷，得其人，则待以不次之位⁵¹⁸，遇以非常之恩；不得其人，则必行殿罚⁵¹⁹，以惩逾滥⁵²⁰，则周之以宁，舜之以封，坐而致矣。乏才之叹，何有于圣朝哉⁵²¹！

陛下谓“蠹于法者无不去，而法未修明，切于政者无不行，而政未光大”者，由有司长吏不得其人也。舍人务政⁵²²，虽勤何益？臣伏见敕令节文，周备纤悉⁵²³，空文虚声，溢于视听，而实功厚惠，未有分寸及于苍生。圣德不宣，王泽不流⁵²⁴，虽陛下寤寐思理⁵²⁵，宰相忧勤奉职⁵²⁶，又何为也？夫将直其枝，必正其根。朝廷乃根也，州郡乃枝也。今朝廷之号令，有朝出而夕改者矣；主司之法式⁵²⁷，有昨破而今行者矣。伏惟陛下正纲以张万目，澄源以清万派⁵²⁸，则四方大幸矣。由是言之，非道广而难济，事繁而愈失也，实承诏将事者之罪耳。

制策曰：“周之受田有经制，汉之名田有恒数，今疆畛相接，半为豪家，流庸无依，率是编户。本于交易，焉夺富而补贫？将欲因循，岂损多而益寡？酌于中道，其术如何”者。

臣闻古之道不可变也，古之法不必行也。夏之桀，殷之纣，周之幽、厉，井田法非亡也，而天下大乱；我太宗、元宗⁵²⁹，井田法非修也，而天下大理。夫贞观、开元之际，不受田而均⁵³⁰，不名田而赡者⁵³¹。朝廷正，法令行，一人之冤得以闻，一吏之犯得以诛，由此致也⁵³²。是政之举，化之成，则田自均，人自赡，而天下陶然化矣⁵³³，岂待曲吏而事为乎？其与贞观、开元，非异时也。法苟未行⁵³⁴，人苟失职，徒易其制更其业，扰人敛怨而已耳⁵³⁵。

制策曰：“取人唯其行，不必文采，命官唯其才，不必资考，然则行非造次而备察，才非错综而遍知，不以文采为重轻，而士可进退，不必资考为程准，而吏有条贯，适变矫枉，渴于良规”者。

今之取士⁵³⁶，以文字记读为法，其素履实行，则无门而知，使由文字而进者，往往犯奸赃为臬獍⁵³⁷，以成其弊也⁵³⁸。乾元以还，版籍斯坏⁵³⁹，所在游寄，莫知从来。伏惟敕天下人士，未归者一皆复贯⁵⁴⁰，愿留者则令著籍，置乡校县学州庠⁵⁴¹，以教训其子弟，长育其才，自乡升之县，自县升之州，自州升之礼部。公卿子弟长于京辇者⁵⁴²，则使之必由太学，然后登有司。

如是，其幼弱，其壮老，发言举足，云为进取，可得而知矣。然后参以才艺，试以器用⁵⁴³，诚取人之急务，伏惟陛下载之⁵⁴⁴。若资考之限，其章句之庸才，资荫之常调者⁵⁴⁵，仍宜旧贯，贤能之士，则行臣向者之谋，从有司长吏之举，其赏必行，其罚信焉可也。

制策曰：“何方可以序六气来百祥，何施可以寿群生仁众姓？征于前训而有据，议于当代而易从。勿猥勿并，以称朕意”者。

臣闻古者山林薮泽⁵⁴⁶，皆有时禁，动作之为，无差《月令》⁵⁴⁷，则六气以序，百祥以来，而生生之类，莫不跻仁寿之域矣⁵⁴⁸。今舍此而不务，杀胎毁卵，伤仁挠和，而奉胡夷⁵⁴⁹之法，以正月、五月、九月断天下之屠⁵⁵⁰，欲蕃物产而祈福佑，斯

亦无谓矣⁵⁵¹。伏惟陛下动遵《月令》，前训可据之文也；事稽时禁，当代易从之道也。施之而不已，执之而有恒，则帝皇之美，远惭于今日矣。

臣谨对。

作者貢獻說明

徐瑄，中國籍，曾整理註釋鄭思肖《鐵函心史》前三卷，主要研究方向為唐宋文學與以「宋明理學」為代表的儒學思想史。

倫理規範聲明

不適用。

資金說明

無。

利益衝突聲明

作者確認在本研究工作中不存在任何可被視為潛在利益衝突之財務、個人或專業關係。

致謝

無。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韓愈：《論佛骨表》，載錢仲聯、馬茂元校點，《韓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335。
- 韓愈：《原道》，載錢仲聯、馬茂元校點，《韓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122。
- 韓愈：《進學解》，載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4196。
- 皇甫湜：《送孫生序》，載〔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7025。
- 皇甫湜：《送簡師序》，載〔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7025。
- 皇甫湜：《答李生第二書》，載〔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7021。
- 皇甫湜：《編年紀傳論》，載〔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7030。
- 皇甫湜：《夷惠清和論》，載〔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7030。
- 皇甫湜：《論業》，載〔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7035。
- 白斑：《湛淵靜語》卷一，載金少華點校，《武林往哲遺著》第六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3），頁20。

注释

¹ 韓愈，《論佛骨表》，收於《韓愈全集》，錢仲聯、馬茂元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335。

² 皇甫湜：《送孫生序》，《全唐文》，〔清〕董誥等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7025。

³ 韓愈，《原道》，載《韓愈全集》，錢仲聯、馬茂元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122。

⁴ 皇甫湜，《編年紀傳論》，載《全唐文》，〔清〕董誥等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7030。

⁵ 韓愈，《進學解》，載《舊唐書》，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4196。

⁶ 皇甫湜，《送簡師序》，載《全唐文》，〔清〕董誥等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7025。

⁷ 皇甫湜，《夷惠清和論》，載《全唐文》，〔清〕董誥等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7030。

⁸ 皇甫湜，《答李生第二書》，載《全唐文》，〔清〕董誥等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7021。

⁹ 皇甫湜，《論業》，載《全唐文》，〔清〕董誥等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7035。

¹⁰ 皇甫湜，《論業》，載《全唐文》，[清]董誥等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7035。

¹¹ 白珽，《湛淵靜語·卷一》，載《武林往哲遺著·第六冊》，金少華點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3），頁20。

¹² 《欽定四庫全書》：即修成于清高宗乾隆年間（1736～1796）的《四庫全書》，全書共七萬九千三百三十八卷、三萬六千余冊。

¹³ 皇甫持正集：即皇甫湜（字持正）文集，共有六卷，無詩。

¹⁴ 元和元年：806年。

¹⁵ 解褐：脫去平民衣衫，着官袍，謂入仕。《梁書·卷二·本紀第二·武帝中》云：“不通一經，不得解褐。”陸渾：古縣名，今河南洛陽嵩縣東北。漢時始置縣，唐時隸屬於河南府，五代時廢。尉：縣尉。《唐六典·三府都護州縣官吏》云：“（縣尉）親理庶務，分判眾曹，割斷追催，收率課調。”

¹⁶ 工部郎中：即工部下屬工部司長官，唐時為從五品上。《旧唐書·卷四十三·志第二十三·職官二》云：“（工部司）郎中一員（從五品上）、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郎中、員外郎之職，掌經營興造之眾務。凡城池之修浚，土木之繕葺，工匠之程式，咸經度之。凡京師、東都有營繕，則下少府、將作，以供其事。”

¹⁷ 分司：謂任職于東都洛陽。唐時，以長安為中京、洛陽為東京、太原為北京、鳳翔為西京。

¹⁸ 裴度（765～839）：字中立，唐朝宰相，于貞元五年（789）中進士，輔佐德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五代帝王，始終力主削藩，親自主持征討淮西之亂，功封晉國公，世稱“裴晉公”。晚年因昔日先後舉荐李宗閔、李德裕而身涉牛李黨爭，乃退居洛陽，獨求避禍，最終於開成四年（839）病逝，年七十五，获赠太傅，諡号文忠。

¹⁹ 東都判官：全稱為東都留守判官，即在東都留守治下參與日常工作的文職僚佐。因裴度官任東都留守，故曾辟皇甫湜為留守判官。

²⁰ 《唐志》：即兩《唐書》內《志》部分。三卷：《新唐書·卷六十·志第五十·藝文志》內有云：“《皇甫湜集》三卷。”

²¹ 晁公武（約1104～約1183）：字子止，因祖居汴京昭德坊而稱昭德先生，南宋學者，著名目錄學家。《讀書志》：即《郡齋讀書志》，南宋晁公武所作，書內記載大量私家藏書目錄，其中尤以唐、宋兩朝書目最為完備，足以與兩《唐志》及《宋史·藝文志》對比參看。

²² 四庫本皇甫湜雜文共有三十九篇，因《睦州錄事參軍厅壁記》一篇被列入本卷子目而有此誤。此誤始自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直至清朝編纂《欽定四庫全書》時亦未更正。

²³ 《唐書》：即始修于后晉高祖天福六年（941）的《旧唐書》（二百卷），作者為劉昫等；始修于北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的《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作者為歐陽修、宋祁等。兩《唐書》均為紀傳體史書，全部得到歷代王朝統治者及學者的承認，一同列入正史。本傳：皇甫湜本人傳記。皇甫湜于《旧唐書》內無傳記，于《新唐書》內則有傳，附于《韓愈傳》之後。

²⁴ 光福寺：洛陽寺廟。宋人劉兼有詩《再看光福寺牡丹》，詩云：“去年曾看牡丹花，蛺蝶迎人傍彩霞。今日再游光福寺，春風吹我入仙家。當筵芬馥歌聲動，倚檻嬌羞醉眼斜。來歲未朝金闕去，依前和露載歸衙。”

²⁵ 繒采：同“繒彩”，彩色繒帛。賈誼《新書·勢卑》云：“以漢而歲致金絮繒彩，是入貢職于蠻夷也。”《南史·隱逸傳上·朱百年》云：“有時出山陰為妻買繒采五三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

²⁶ 《顧況集序》：即《唐故著作左郎顧況集序》，皇甫湜所作散文。顧況卒後，其子顧非熊請求皇甫湜為顧況詩集二十卷作序，得到了皇甫湜的允諾。皇甫湜一生極少為他人命筆作文，此事為特例之一。

²⁷ 高彦休（854～？）：生平事跡不詳，著有《唐闕史》三卷，現存二卷。《唐闕史》：高彦休所作晚唐筆記小說集，具體成書年份不詳，但作者自序作于中和四年（884），現存二卷，共有五十一條。

²⁸ 《集古》：《集古錄》，北宋歐陽修所作金石學著作，亦是我國古代最早的金石學著作，全書計為一千卷，于北宋末年大多散佚。《金石》：《金石錄》，北宋趙明誠所作金石學著作，錄有三代彝器及漢唐以來石刻二千種，全書共有三十卷。

²⁹ 殆：大概，或許，恐怕。

³⁰ 兵燹：战火破壞。

³¹ 李翱（772～841）：字習之，陝西咸陽人，西涼武昭王李暠之後。追隨韓愈學習詩文多年，深得韓愈推重。成為進士後，初授校書郎，累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後任考功員外郎，拜中書舍人，曾履任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元年（841）病卒，諡号文，有《李文公集》傳世。韓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陽人，唐中期文壇領袖，儒學復興的重要人物。

³² 《答李生》三書：即皇甫湜所作《答李生第一書》《答李生第二書》《答李生第三書》。

³³ 《編年紀傳論》：皇甫湜所作散文，詳見後文。《孟子荀子言性論》：皇甫湜所作散文，詳見後文。

³⁴ 鄭玉（1298～1358）：字子美，号師山，徽州歙縣人，元代著名學者。講學于師山書院，被尊稱為“師山先生”。拒絕元惠宗征辟，專心著述、傳道。后明太祖遣邓愈意欲强行起用，鄭玉自知不可免禍，遂正服自縊而亡。《師山遺文》：即鄭玉《師山文集》內所錄遺文五卷，由鄭玉裔孫鄭虬、鄭鯨編纂而成。

³⁵ 叶韵：一作“协韵”“谐韵”，南北朝時學者讀《詩經》，深覺部分韵字与韵脚不合，遂临时改读为某音，以便压中韵脚。

³⁶ 洪迈（1123～1202）：字景卢，饶州鄱阳人，洪皓第三子，南宋文学家。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出使金国，被金人锁于使馆，后放还。累官至端明殿学士，著作有《容斋随笔》《夷坚志》等。《容斋随笔》：即洪迈所作笔记小说，十六卷。另著有续笔、三笔、四笔各十六卷、五笔十卷，计为七十四卷。《浯溪》：即皇甫湜所作诗《题浯溪石》，详见后文。

³⁷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人，南宋著名爱国词人，官至宝章阁待制。

³⁸ 《大雅久不作》：即李白所作《古风五十九首·其一》，诗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³⁹ 《我虽不工书》：即苏轼所作《和子由论书》，诗云：“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好之每自讥，不谓予亦颇。书成辄弃去，谬被旁人裹。体势本阔略，结束入细麽。子诗亦见推，语重未敢荷。迩来又学射，力薄愁官笥。多好竟无成，不精安用夥。何当尽屏去，万事付懒惰。吾闻古书法，守骏莫如跛。世俗笔苦骄，众中强鬼駢。钟张忽已远，此语与时左。”

- ⁴⁰ 司空图（837～908）：字表圣，自号知非子、耐辱居士，唐代文学家。于咸通十年（869）登进士第，早年为官，后隐居中条山王官谷，专心作文。天祐四年、开平元年（907），后梁代唐，梁太祖召其为礼部尚书，被拒绝。开平二年（908），听闻唐哀帝被弑，司空图绝食而死，以身殉唐。
- ⁴¹ 张文昌《集》：即《张司业集》，为唐代诗人张籍作品集，共八卷，无文。
- ⁴² 李习之《集》：即李翱作品集《李文公集》，共十八卷，无诗。
- ⁴³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
- ⁴⁴ 纪昀（1724～1805）：字晓岚，号石云，直隶河间府献县人，清代学者，奉命担任《钦定四库全书》总纂官。
- ⁴⁵ 陆锡熊（1734～1792）：字健男，号耳山，清代官员、学者，亦曾担任《钦定四库全书》总纂官。
- ⁴⁶ 孙士毅（1720～1796）：字智治，一字补山，仁和临平人，清朝大臣，曾平定安南阮惠之变，坐事免职后被清高宗召回，负责编纂《钦定四库全书》。嘉庆元年（1796）主持镇压白莲教起义，同年六月卒于军中，年七十七。
- ⁴⁷ 陆费墀（？～1790）：复姓陆费，字丹叔，号颐斋，浙江桐乡人。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中进士第四名，授为编修，充任《四库全书》总校官。乾隆五十二年（1787），因负责校对的《钦定四库全书》讹误甚多，被严加惩处，革去职衔、籍没家产。后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忧愤而死。
- ⁴⁸ 皇甫湜于弱冠时至京师长安，希望谋求仕进，却空误三年，一无所获。乃东还睦州，后又游于五岭之地——此篇《东还赋》即作于这一时期。四库本内，此赋属卷一。困于惨淡的现实，尽管皇甫湜一生力主儒学为尊，但仕宦的不顺、进身的艰难仍令他不得不转而寄托于虚无。皇甫湜虽以陶渊明自比，却难掩其受佛老思想影响的事实（譬如直接引用老子“绝圣弃智”之言）。
- ⁴⁹ “归去来兮”为效仿陶渊明旧作。《文选·陶渊明·归去来辞》云：“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 ⁵⁰ “将息我以倦游”亦为仿陶渊明“请息交以绝游”而作。
- ⁵¹ 日月出入：日升月落，谓时光飞逝。
- ⁵² 淹踵：滞留。楚：周朝诸侯国，被秦所灭，后以其国土所在号为楚地。辄：车轮碾压，谓经过。宋：周朝诸侯国，被齐所灭，后以其国土所在号为宋地。
- ⁵³ 梁：周朝诸侯国魏国的别称，因都城为大梁，故有此称，后以其国土所在号为梁地。
- ⁵⁴ 巴：周朝姬姓王族诸侯国，被秦所灭，后以其国土所在号为巴地。邓：邓国，历经夏、商、周三代，被楚所灭，后以其国土所在号为邓地。结鞅：驾车而行。
- ⁵⁵ 崤函：崤山、函谷关。《文选·贾谊·过秦论》云：“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辚：车辕。《文选·谢朓·鼓歌曲》云：“凝笳翼高盖，叠鼓送华辚。”
- ⁵⁶ 褫魄：谓精神恍惚，再无生气。《文选·张衡·东京赋》云：“罔然若醒，朝罢夕倦，夺气褫魄之为者。”
- ⁵⁷ 委迹：谓委身、置身。唐人张读《宣室志补遗》云：“是夕，叟又梦衣青襦者告曰：‘吾委迹于地下久矣，汝速出我，不然祸至。’叟大惧。”灵丘：仙山。《楚辞·王褒〈九怀·蓄英〉》云：“玄鸟兮辞归，飞翔兮灵丘。”
- ⁵⁸ 区区：匆忙。欧阳修《与韩忠献王·之八》云：“自去春初到维扬，尝因蔡中孚人行奉状。自后区区不觉逾岁，即日春暄，不审尊候动止何似？”
- ⁵⁹ 帝乡：京师。
- ⁶⁰ 嵩华：嵩山及华山。并河：古河流名，今已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
- ⁶¹ 寄家：于异乡安家落户。皇甫湜为睦州新安（今浙江建德）人，故有此一说。
- ⁶² 蓬蜗：简陋的居所。
- ⁶³ 逶迤：斜行。
- ⁶⁴ 陟：登。峨峨：高耸之貌。《文选·司马相如·上林赋》云：“九嶷巖巖，南山峨峨。”
- ⁶⁵ 夷越：一作于越，古国名。
- ⁶⁶ 沧瀛：谓东海隅之地。
- ⁶⁷ 泝：同“溯”。
- ⁶⁸ 眇：远视貌。
- ⁶⁹ 闽：福建。禺：番禺，即广东广州。
- ⁷⁰ 蚤：毒虫。
- ⁷¹ 湫：潭水。
- ⁷² 沴：谓四气不和所生灾害。
- ⁷³ 馆：寓居。《孟子·尽心下》云：“孟子之滕，馆于上官。”
- ⁷⁴ 垣墉：谓坍塌的坏墙。《诗·卫风·氓》云：“乘彼墉垣，以望复关。”
- ⁷⁵ 膝容：谓狭小之地。《列女传·贤明》云：“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怀楚国之忧，其可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
- ⁷⁶ 冷风：微风。《庄子·齐物论》云：“冷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
- ⁷⁷ 淖：泥沼。
- ⁷⁸ 虺毒：蛇虺之毒。《孔丛子·嘉言》云：“梁丘据遇虺毒，三旬而后瘳。”
- ⁷⁹ 真：处置，处理。
- ⁸⁰ 驾言：出游，出行。《诗·邶风·泉水》云：“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 ⁸¹ 少苏：稍为复苏、康复。
- ⁸² 衢：街道。

- ⁸³ 渠股：胼脚，即罗圈腿。《山海经·海内经》云：“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鳞身，渠股豚止。”
- ⁸⁴ 腔：听觉不灵敏。
- ⁸⁵ 侧言：邪巧之语。
- ⁸⁶ 廛：同“廛”，谓民众房地。
- ⁸⁷ 仆：仆倒。眩：晕眩。
- ⁸⁸ 岬然：秃山貌。
- ⁸⁹ 栖迟：淹留。斯：这。
- ⁹⁰ 喟：叹息。
- ⁹¹ 帷：帷帐。
- ⁹² 环堵：谓拥挤。
- ⁹³ 无爽：谓无差错。
- ⁹⁴ 燕市屠狗：典故，《史记·刺客列传》云：“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
- ⁹⁵ 赵人博徒：典故，《史记·魏公子列传》云：“公子闻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公子欲见两人，两人自匿不肯见公子。”
- ⁹⁶ 绝圣弃智：谓放弃智慧、聪识，返归于人性本身的真纯朴实。语出《老子》第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 ⁹⁷ 盎盎：谓盈满状。苏轼《新酿桂酒》诗云：“捣香筛辣入瓶盆，盎盎春溪带雨浑。”
- ⁹⁸ 江介：谓沿江一带。《文选·曹植·杂诗六首之五》云：“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
- ⁹⁹ 绸缪：花朵稠密状。渭滨：渭河之滨。
- ¹⁰⁰ 公孙：谓汉宣帝。莲勺：古县名，在今渭南临渭交斜镇来化村。“公孙”一句：谓汉宣帝早年于民间游历之事。《汉书·卷八·宣帝纪》云：“孝宣皇帝，武帝曾孙，戾太子孙也。太子纳史良娣，生史皇孙。皇孙纳王夫人，生宣帝，号曰皇曾孙。生数月，遭巫蛊事……曾孙因依倚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诗于东海漚中翁，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常困于莲勺卤中。”
- ¹⁰¹ 尼父：孔子。“尼父”一句：谓孔子周游列国而困于陈、蔡之事。《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云：“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尝食，藜羹不糝。”
- ¹⁰² 困：即汉宣帝“莲勺困”之事。
- ¹⁰³ 九州：即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九州，泛指天下。
- ¹⁰⁴ 本赋是皇甫湜为哀悼河南洛阳籍诗人独孤申叔（776～802）所作，据独孤申叔忌日推算，写作时间当在贞元十八年（802）四月五日以后。独孤申叔才华横溢，二十二岁即考取进士功名，二十四岁登博学宏词科，授官校书郎，却于二十七岁溘然辞世，且无后——皇甫湜为其作赋而哀之。韩愈有《独孤申叔哀辞》、柳宗元有《亡友故秘书省校书郎独孤君墓碣》、刘禹锡有《伤独孤舍人》，均为哀悼、追忆独孤申叔而作。
- ¹⁰⁵ 独孤：即后文所言的独孤申叔。《全唐诗》留其诗一首，《全唐文》留其文六篇。
- ¹⁰⁶ 胜冠：指成年。《史记·万石张敖列传》云：“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申申如也。”
- ¹⁰⁷ 博学宏辞：即博学宏词科，为古代科举考试制科之一。始设于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用以选拔善文之士。清代亦有之，为避清高宗讳而改称博学鸿词科。
- ¹⁰⁸ 典校秘书：即职责为校对典籍的官吏，于此谓校书郎。班固《答宾戏》云：“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
- ¹⁰⁹ 嗇：指少。此处意为上天让独孤申叔过早离世，表惋惜之意。
- ¹¹⁰ 亡其家：意为绝嗣。独孤申叔无后而亡，独孤氏一脉遂绝。
- ¹¹¹ 好修：谓重视道德修养。《楚辞·离骚》云：“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脩以为常。”
- ¹¹² 企：企盼。
- ¹¹³ 六《经》：即《诗经》《书经（尚书）》《仪礼》《易经（周易）》《乐经》《春秋》。
- ¹¹⁴ 儒林：原指儒学界，因儒学独大，后遂泛指学界。《三国志·卷二四·魏书·高柔传》云：“遂使儒林之群，幽隐而不显。”
- ¹¹⁵ 俾：使。
- ¹¹⁶ 销铄：消逝。何逊《暮秋答朱记室诗》云：“寸阴坐销铄，千里长辽迥。”委绝：衰老，消亡。杜甫《晚晴》诗云：“汨乎吾生何飘零，支离委绝同死灰。”
- ¹¹⁷ 四气：四季气候。《礼记·乐记》云：“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
- ¹¹⁸ 明神：明察之神，谓日、月、山、川。
- ¹¹⁹ 听卑：谓天高听卑。《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
- ¹²⁰ 蹇：困苦，不顺利。
- ¹²¹ 下泉：谓魂赴黄泉。
- ¹²² 宿息：住宿歇息。
- ¹²³ 几何：多少。
- ¹²⁴ 殄：消亡，灭亡。
- ¹²⁵ 湛湛：谓浓重深厚貌。
- ¹²⁶ 歔歔：悲叹啜泣声。
- ¹²⁷ 感恻：感伤哀恻。
- ¹²⁸ 清冷：声音清脆悠扬。元稹《善歌如贯珠赋》云：“美清冷而发越，忆辉光之璀璨。”
- ¹²⁹ 依依：依稀，谓隐约有所耳闻。
- ¹³⁰ 眷想：怀念。
- ¹³¹ 长辞：指去世。

¹³² 孜孜：勤勉而不懈怠。

¹³³ 颜、冉：颜回、冉耕，均为孔子弟子，德行崇高，可惜都早逝。皇甫湜于此将独孤申叔比作二人，认为他与颜回、冉耕一样并非据土百里的一方王侯，却能较公子王孙受到后人的更多尊重、赞赏。

¹³⁴ 称：称赞。

¹³⁵ 固然：本来如此。

¹³⁶ 本赋为皇甫湜反对溺于醇酒而作，通篇不见一“道”字，却极富道教警世良言之意味。作者极力陈述醇酒为人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并援引道教、中医关乎“合真”“一元”“大象”“太初”等理论自警、戒世。

¹³⁷ 刘伶（约 221～约 300）：字伯伦，沛国人，魏晋时期名士，竹林七贤之一，善饮酒。《酒德颂》：刘伶所作骈文，文中借随心饮酒以讥刺恪守封建礼法的士大夫，表明了自己挑战礼教、蔑视礼法的处世态度。

¹³⁸ 折：折辱，奚落。搢绅：一作缙绅，官员。古时官吏于绅带间插笏，故有此称。《庄子·天下》云：“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处士：隐居之人。

¹³⁹ “予尝”一句：指皇甫湜也曾嗜好饮酒，并为此深觉苦恼。

¹⁴⁰ 任山尹君：指或祖籍任山、或履任任山官职的某尹姓人士，是皇甫湜的友人。他嗜好饮酒，皇甫湜特地作赋提醒。

¹⁴¹ 七贤：指竹林七贤，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七人隐居山阳竹林，借酒佯狂，酣畅尽兴，以对政治黑暗的曹魏、西晋王朝表达不满。

¹⁴² 六腑：六腑，即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

¹⁴³ 四支：四肢。

¹⁴⁴ 透随：从容自得貌。韩愈《辞唱歌》云：“声自肉中出，使人能透随。”真淳：真率淳朴。

¹⁴⁵ 陶和：陶冶调治。

¹⁴⁶ 遗：遗忘。

¹⁴⁷ 寂寂：寂静。邈邈：遥远。

¹⁴⁸ 濡：濡湿。

¹⁴⁹ 瞑：同“眠”，小睡。

¹⁵⁰ 文子：指计然。

¹⁵¹ 骚人：指屈原。“反骚人”一句：指醉酒者与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之言相反。

¹⁵² 四体：四肢。

¹⁵³ 一元：事物始端。

¹⁵⁴ 麴蘖：同“曲蘖”，即酒曲，于此谓酒。

¹⁵⁵ 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

¹⁵⁶ 火熬：火烧。

¹⁵⁷ 踟跂：行走困难貌。

¹⁵⁸ 息肩：休息。

¹⁵⁹ 醯鸡：比喻见识浅薄。

¹⁶⁰ 脱遗：超然物外。寰区：天下。《后汉书·卷八三·逸民传·序》云：“彼虽经有类沽名者，然而蝉蜕嚣埃之中，自致寰区之外，异夫饰智巧以逐浮利者乎！”

¹⁶¹ 大象：世界一切事物的本原。

¹⁶² 太初：天道本原。

¹⁶³ 荒惑：荒唐迷惑，指酒水让人精神恍惚。

¹⁶⁴ 沉：沉湎。

¹⁶⁵ 解：纾解。

¹⁶⁶ 忧恚：忧愁忿恨。“忧恚”一句：指酒水只是一时麻痹饮酒者的精神，酒醒后还会有更多的忧愁忿恨。

¹⁶⁷ 疹：同“疚”，疾病。

¹⁶⁸ 醕：薄酒。

¹⁶⁹ 戾违：相违背。

¹⁷⁰ 巫医：以术法治疗疾病的医士。

¹⁷¹ 有司：官府衙门。

¹⁷² 痿：痿弱。

¹⁷³ 颠蹶：行走不稳貌。

¹⁷⁴ 嗤：嗤笑，表轻视意。

¹⁷⁵ 尽年：寿全天年而不夭亡。

¹⁷⁶ 玉色：容颜。衰：衰老。

¹⁷⁷ 本赋为皇甫湜以鹤自比而作，以仙鹤落入鸡群来比喻才情殊高的君子误落凡尘，故有“鹤处鸡群”之说，与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意境颇为相似。但与屈原意气全丧的低迷不同，皇甫湜最终却并未放弃“一举千里”的志向，并坚定相信自己仍有否极泰来之日，值得再三品读。此赋中足见皇甫湜以寄心仙神为幕障，他借用各类道教意象描摹自己内心深处关乎天官神阙的猜想，实则仍对朝廷满怀期许。

¹⁷⁸ 卑：低。喧卑：于低处喧哗、鸣叫。

¹⁷⁹ 超特：高超而特殊。

¹⁸⁰ 殊致：不同。《文选·袁宏·三国名臣序赞》云：“存亡殊致，始终不同。”

¹⁸¹ 同处：身在一处。

¹⁸² 轩昂：仪态不凡貌。

¹⁸³ 清迥：清明旷远。

¹⁸⁴ 沉：沉沦。

¹⁸⁵ 寥廓：深远。

¹⁸⁶ 紫盖：帝王车架，于此指天帝的仪仗。此为仙鹤于落入鸡群后怀念自己在天界的生活。

¹⁸⁷ 清都：天帝的宫阙。《楚辞·屈原·远游》云：“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

¹⁸⁸ 鹄：鱼鹰。

¹⁸⁹ 凫：野鸭。

¹⁹⁰ “兹乃”一句：指鱼鹰、野鸭虽然无法与高贵的仙鹤相提并论，却数量繁多，不会如同仙鹤一般陷入孤身独处的困境，表仙鹤羡慕鱼鹰、野鸭出入皆有同类之意。

¹⁹¹ 群小：一众小人。

¹⁹² 霓裳：仙人所穿的衣物。

¹⁹³ 清晓：清晨。

¹⁹⁴ 秋汉：秋季的天河。李峤《饯骆四》诗云：“星月悬秋汉，风霜入曙钟。”清矫：清高。

¹⁹⁵ 涅而不缁：用涅（制作黑色染料的矾石）亦无法染黑，指品格高尚，不受环境的影响。《论语·阳货》云：“不曰白乎，涅而不缁。”

¹⁹⁶ 素：白色。

¹⁹⁷ 清唳：鹤鸣声。

¹⁹⁸ 李陵（？～前 74）：字少卿，前将军李广之孙，汉朝大将，后被迫投降匈奴，成为匈奴贵族。

¹⁹⁹ 满目异类：典故，李陵《答苏武书》云：“终日无睹，但见异类。”

²⁰⁰ 屈原（约前 340～前 278）：半姓，屈氏，名平，字原，又字灵均。战国时期楚国贵族、诗人、政治家，开创文学史上的“香草美人”传统。曾力主改革、主持政事，但遭谗言佞语毁谤而被流放。后秦兵攻克楚国郢都，屈原自沉汨罗江殉国。

²⁰¹ 众人皆醉：典故，屈原《渔父》云：“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²⁰² 振羽：鼓翅，于此谓群鸡扇动翅膀。

²⁰³ 峨冠：高冠，于此谓耸立鸡冠。

²⁰⁴ 嚣嚣：喧哗貌。

²⁰⁵ 警露：因八月降下白露而相警戒，为咏鹤典故。《艺文类聚·卷九十》引周处《风土记》云：“至八月白露降，流于草上，滴滴有声，（鹤）因即高鸣相警，移徙所宿处，虑有变害。”

²⁰⁶ 京：大，盛。

²⁰⁷ 彼：谓鸡群。我：谓鹤。

²⁰⁸ 惨澹：黯淡无光。白居易《桐树馆重题》诗云：“惨澹病使君，萧疏老松树。”

²⁰⁹ 低徊：留恋徘徊。

²¹⁰ 扰扰：纷乱貌。

²¹¹ 营营：往来奔走。

²¹² 度关之诈：典故，即鸡鸣狗盗之事。《史记·孟尝君列传》云：“孟尝君至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迫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而鸡齐鸣，遂发传出。出如食顷，秦追果至关，已后孟尝君出，乃还。”

²¹³ 恤：顾及。

²¹⁴ 和而不同：和睦相处而不随意附和。《论语·子路》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²¹⁵ 自牧：自我修养。《易经·谦卦·象曰》云：“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²¹⁶ 慎独：独处时依旧行为谨慎，无违礼之举。《礼记·中庸》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²¹⁷ 距：鸡距，即公鸡后爪。

²¹⁸ 羞与哙等为伍：典故，《史记·淮阴侯列传》云：“（韩）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信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

²¹⁹ 下交之渎：与下属交往而轻慢、不敬。《周易·系辞下》云：“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

²²⁰ 芝田：神仙种植灵芝、仙草之处。

²²¹ 碧落：道家谓天。

²²² 鸾凤：鸾鸟与凤凰。紫烟：紫色的祥瑞云气。

²²³ 陋质：平庸的才干。

²²⁴ 昂藏：气宇轩昂。

²²⁵ 游息：行止。

²²⁶ 嗤鄙：轻视，鄙薄。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云：“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

²²⁷ 比：类，辈。

- ²²⁸ 否：坏，恶。
- ²²⁹ 浼：玷污。
- ²³⁰ 本赋并非皇甫湜所独有，唐人贾餗亦作同名之赋，疑为同期命笔。
- ²³¹ 垫溺：堕入水中。攸虑：忧虑。
- ²³² 诚：实在，的确。
- ²³³ 数马：数马匹的个数。
- ²³⁴ 万石：典故，《史记·万石君传》云：“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
- ²³⁵ 倚衡：靠在车前横木上。
- ²³⁶ 千金：典故，《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云：“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
- ²³⁷ 壮：厚实。
- ²³⁸ 蠡斯：直翅目蠡斯科昆虫，名为蠡斯。
- ²³⁹ 齐人之紈：典故，齐地盛产白细绢，故有此一说。况：比拟，比喻。
- ²⁴⁰ 跬步：半步。
- ²⁴¹ 累卵之危：谓极度危险。
- ²⁴² 股栗：大腿战栗。
- ²⁴³ 怵惕：惊恐。《孟子·公孙丑上》云：“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隐之心。”
- ²⁴⁴ 趑趄：同“趑趄”，想前进却没有胆量。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云：“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噤嚅。”
- ²⁴⁵ 兢兢：小心谨慎貌。《书经·皋陶谟》云：“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
- ²⁴⁶ 巢幕：于帷幕上筑巢，比喻极度危险。
- ²⁴⁷ 灭趾：被法律惩处。
- ²⁴⁸ 忘其故步：谓邯郸学步之事，“徐子”疑为“馀子”之误。
- ²⁴⁹ 尚书：谓西汉尚书仆射郑崇。素履：谓尚书履声之事。
- ²⁵⁰ 佻佻：独行貌。
- ²⁵¹ 舄：木底鞋。几几：安和稳重貌。《诗经·豳风·狼跋》云：“公孙硕肤，赤舄几几。”
- ²⁵² 北陆：谓冬天。
- ²⁵³ 履道：所行之路。
- ²⁵⁴ 汔：接近。
- ²⁵⁵ 踌躇：自得貌。
- ²⁵⁶ 兢兢：谓小心谨慎。
- ²⁵⁷ 式彰：彰显，体现。
- ²⁵⁸ 邑人：乡邑中人。不戒：疑为“不诫”之误。《易经·比卦·象曰》云：“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 ²⁵⁹ 克己：约束自己。
- ²⁶⁰ 习坎：险阻。相类：相似。
- ²⁶¹ 符：符合。执玉：仕宦。
- ²⁶² 廉隅：端正良好的品德。《汉书·卷九八·元后传》云：“不修廉隅，好酒色。”
- ²⁶³ 庶几：或许可以，表期望意。《孟子·公孙丑下》云：“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
- ²⁶⁴ 贻：遗留。悔吝：悔恨。
- ²⁶⁵ 靡：无，没有。濡首：水打湿头，指落水。失容：神色因惊惶而大变。釁：同“衅”，祸患。
- ²⁶⁶ 六慎：原为国君应谨慎的六件事，后世引为立身处世的箴言。《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和）女；慎而行也，人且随女。而有知见也，人且匿女；而无知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无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无为可以规之。’”
- ²⁶⁷ 山鸡舞镜：山鸡对着镜子起舞，比喻自我欣赏，有顾影自怜之意。刘敬叔《异苑·卷三》云：“山鸡爱其毛羽，映水则舞。魏武时，南方献之，帝欲其鸣舞无由。公子苍舒令置大镜其前，鸡鉴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
- ²⁶⁸ 容质：容貌资质。《晋书·卷九六·列女传·王广女传》云：“容质甚美，慷慨有丈夫之节。”
- ²⁶⁹ 蔽芾：茂盛，茂密状。
- ²⁷⁰ 裔壤：荒瘠偏远之地，即前文所言“南土”。
- ²⁷¹ 丹墀：指宫殿前的赤色台阶及平台，代指宫廷。
- ²⁷² 傲傲：醉舞貌。
- ²⁷³ 采采：美好貌。《文选·祢衡·鹦鹉赋》云：“采采丽容，咬咬好音。”
- ²⁷⁴ 爰：于是。
- ²⁷⁵ 俾：使。
- ²⁷⁶ 雕笼：雕刻精美的鸟笼。
- ²⁷⁷ 绮翼：薄而美的鸟羽。
- ²⁷⁸ 绩：同“绘”，绘就。
- ²⁷⁹ 瞥然：忽然。
- ²⁸⁰ 蹢躅：小步行走貌。卓文君《白头吟》云：“蹢躅御沟上，沟水东西流。”

281 欻尔：忽然。

282 蹁跹：旋舞貌。元稹《代曲江老百韵》云：“掉荡云门发，蹁跹鹭羽振。”

283 苞：同“包”。

284 八佾：周天子所用乐舞，由六十四人组成。

285 俄：俄尔。

286 逡巡：后退。《庄子·秋水》：“东海之鳖，左足未入，而右膝已褻矣。于是逡巡而却。”

287 锦臆：禽鸟胸部美丽的羽毛。

288 奚：即疑问代词“何”。八珍：指八种极为珍贵的食品，即龙肝、凤髓、豹胎、鲤尾、鸱炙、猩唇、熊掌、酥酪蝉，后泛指珍馐。

289 流睇：转目斜视貌，谓目光流转。

290 五色：原指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后泛指各种颜色。

291 行缀：舞队行列。《礼记·乐记》云：“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

292 金距：人为装在鸡爪上的金属假距。

293 来仪：凤凰来舞有容仪，为祥瑞之兆。《书·益稷》云：“箫韶九成，凤凰来仪。”

294 匪懈：没有懈怠。

295 偃仰：俯仰。《诗经·小雅·北山》云：“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296 不节：无节制。

297 式表：彰显。

298 金景：金色的光芒。

299 纤毫：比喻细枝末节，极为微小。

300 哂：哂笑，表讥讽意。

301 为冠于汉：汉代官帽上插有羽毛。

302 似木于齐：指纪渚子为齐宣王养斗鸡的典故，即呆若木鸡一事。《庄子·达生》云：“纪渚子为王养斗鸡。十日而问：‘鸡已乎？’曰：‘未也，方虚憍而恃气。’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向景。’十日又问，曰：‘未也。犹疾视而盛气。’十日又问，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异全矣，异鸡无敢应者，反走矣。’”

303 绮殿：绮丽的宫殿。

304 青琐：原指装饰皇宫门窗的青色连环花纹，后泛指富丽华贵的宫廷。

305 妍：妍丽。

306 诸：之于。

307 这是皇甫湜参加元和三年（808）制举时所作对策，言语直率，针砭时弊，无所顾忌，直指唐王朝政治、经济等多个层面的众多弊病，但宪宗显然无法接受这样的指责。皇甫湜最终因此长期流荡下僚，不得重用，他亦得以成为了引发中晚唐“牛李党争”的关键人物。皇甫湜在对策中首倡“古之道不可变，古之法不必行”的改革学说，有力推动了变法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为宋朝多次重大的政治制度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本次对策中，皇甫湜重申辟佛、辟道、维护儒学正统的政治立场，却更为可贵地于经济领域阐明了寺观经济于唐朝经济状况的严重危害，点明了宦官集团与佛教寺院千丝万缕的关联。皇甫湜所作对策与韩愈所作《论佛骨表》分别于政治层面、思想层面为唐武宗“会昌灭佛”奠定了理论基础、做足了政治准备，甚至对一百余年后后周世宗灭佛的政治举措产生了推动作用，可谓影响深远。四库本内，此对策属卷三，卷三唯此一篇。

308 “问曰”以下为元和三年（808）制举的题目。

309 令主：贤德之君。《左传·昭公十三年》云：“若见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费来如归，南氏亡矣。”

310 上圣：前代贤明的帝王及圣贤。

311 大宁：天下安宁。

312 矧：况且。寡昧：谓学识浅薄，不明事理。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平等寺》云：“臣既寡昧，识无光远，景命虽降，不敢仰承，乞收成旨，以允愚衷。”

313 膺受：身受。《书经·君陈》云：“惟予一人，膺受多福。”

314 负荷：继承祖先之业。《左传·昭公七年》云：“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

315 怠忽：怠慢忽视。

316 穷神知化：探究事物精微的道理，用以观察、推知万事万物的变化。《易经·系辞下》云：“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317 经武纬文：以文治武功治理国家。

318 考古：考求古代。

319 聪：听觉。

320 夙夜：早晨与夜晚，指时时刻刻。

321 匡建：匡正建立。

322 中代：谓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

323 彰明：显明。

324 浇风：浮薄的社会风气。

325 巧谀：精于谄媚阿谀。

326 庄士：端庄之士。

327 疏：疏忽。

- 328 廉隅：原指棱角，于此谓朝堂。
- 329 抵冒：谓触犯、抵抗。
- 330 谬盭：谓谬戾。
- 331 大泽：大的恩惠。
- 332 瑕秽：人的过失、恶行及事物的缺点。王充《论衡·自纪》云：“通人造书，文无瑕秽。”
- 333 徭役：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时政府向劳动人民摊派的无偿劳动。
- 334 蠲：蠲免，免除。
- 335 葺：整治。
- 336 纲维：国家法度。《三国志·卷五四·吴书·鲁肃传》云：“先是，益州牧刘璋纲维颓弛，周瑜、甘宁并劝权取蜀。”
- 337 臻：到，达到。治平：国家安和。
- 338 未艾：未尽，未止。
- 339 庶功：大小事功。
- 340 蠹：损害，败坏。
- 341 丕变：大变。
- 342 伫闻：肃立恭听，敬词。于此表现宪宗亟求直言之意。
- 343 经制：典章制度，于此谓周代的井田制。
- 344 名田：私名占田。恒数：定数。“汉之”一句：谓汉朝的私有制土地有定数。
- 345 疆畛：地界，界限。
- 346 豪家：有钱人家，于此谓地主豪强。
- 347 流庸：流亡者及受雇者，于此谓失去私有土地的流民与失去人身自由的佃农。
- 348 率是：遵循正理并为范例。编户：编入户口的平民。
- 349 因循：遵循旧习而不做改动，含贬义。
- 350 酌：考虑，估量。
- 351 术：方法。
- 352 造次：鲁莽。
- 353 条贯：条理。《文选·东方朔·答客难》云：“以筦窥天，以蠡测海，以筵撞钟，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发其音声哉？”
- 354 矫枉：矫正弯曲，比喻救偏纠弊。
- 355 群生：众生。
- 356 前训：先君的教诲。有据：有根据。
- 357 猥：同“委”，积聚。并：并列，合并。“勿猥”一句：即要求考生进行极具针对性的分条作答。
- 358 称：符合。
- 359 “对”以下为皇甫湜对策文。
- 360 征：征召。
- 361 亲策：皇帝亲自主持策问。
- 362 太史氏：史官。
- 363 造膝：促膝。
- 364 陨越：失职。
- 365 拳曲：弯曲。俯偻：低头弓背。
- 366 清问：清审详问。
- 367 摈：抛弃，排除。
- 368 冕：礼帽。旒：礼帽前、后两端垂下的穿玉丝绳。
- 369 旁缘：依仗，凭借。
- 370 愚瞽：愚笨而不明事理，于此为皇甫湜自谦之语。
- 371 全文“制策曰”后皆引用宪宗策问题目原句。
- 372 忧勤：帝王为国事而忧虑勤劳。
- 373 慢：怠慢，疏忽。
- 374 前王：前代帝王。戒：教训。
- 375 育物：养育万物。
- 376 序：顺序，次序。
- 377 盛德：高尚的德行。
- 378 戢：收敛。
- 379 化：教化。
- 380 魏晋：曹魏、两晋。衰末：衰微末流。法：指佛、道二教。此一句为皇甫湜辟佛、辟道的思想体现，他与韩愈的主张相近，皆以卫护儒学正宗为第一要务。
- 381 稽：查考。

382 方：方法。

383 任贤而勿贰：任用贤才而不要胡乱猜疑。《书·大禹谟》云：“任贤勿贰。”

384 招谏：帝王征求意见。必行：必定付诸施行。

385 近习：帝王所亲近、宠幸的人。纤佞：工于心计，巧言令色。

386 周行：环绕。骨鲠：正直不阿。

387 所以：之所以。

388 萌：开端。

389 非僻：邪恶。绪：念头，思绪。

390 仆御：泛指仆役。

391 居常：平常。

392 如是：如此。

393 日：每日。

394 官箴：官吏以箴言劝诫君王。

395 谤：指责，批评。

396 股肱：比喻辅佐之臣。

397 奉朝请：定期参加朝会。

398 喉舌：掌握机要的人。

399 游豫：游乐。

400 臧否：评判，褒贬。

401 裔夷：边远地方的夷人。亏残：残疾。“裔夷亏残”于此谓身受官刑的宦官。

402 偏险：偏邪险恶。

403 皂隶：差役。

404 贞夫：志节坚定、操守正直者。

405 汉之末祸：指东汉末年宦官干政、豪强群起的祸乱。唐人多以汉喻唐，皇甫湜即以此借指唐代宦官干政、藩镇割据的现状。

406 义理：道德与公理。

407 咸：全，都。引：援引。

408 总统：总聚统理。分理：分别处理。

409 嘉瑞：祥瑞。

410 虑：忧虑。

411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克制自己的行为，使一切行为都符合礼，那么全天下也就归于仁了。《论语·颜渊》云：“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412 王者：以王道治理天下的帝王。

413 令：命令。

414 上古：洪荒时代至秦统一。

415 躬率：亲身实行。

416 轨度：法度。

417 恕己：扩充自己的仁爱之心。

418 异：不同。乎：于。

419 忠恕：尽心为人，推己及人。

420 纵身：放纵自身。

421 卑宫菲食：宫室简陋，饮食菲薄。《论语·泰伯》云：“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422 贪浊：贪官污吏。

423 涤：荡涤。

424 故：原因，缘故。

425 改行：更改过错。率德：遵循前人的德行。

426 晓然：明白貌。趋：趋于，趋近。

427 耸然：畏惧貌。

428 莅：治理，管理。

429 失称：不相当。

430 咎：过错，谬误。

431 兵兴以来：指安史之乱以来。

432 权宜：暂时变通的处置，于此含贬义。

433 苟且：得过且过。

434 台省：唐代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总称。

435 巽台：地位低下的人。

436 绯紫：红色及紫色的官服，指高官。

437 名器：区别尊卑的朝廷仪制。

438 不劝：没有被勉励。

439 断狱：审理、裁决讼案。

440 纪：一纪为十二年，泛指很长时间。

441 屈人：受冤屈的人。

442 阙：宫阙，指朝堂。

443 皋陶（前 2220～前 2113），舜时主管刑法的官员。天宝二年（743），唐玄宗追尊其为德明皇帝。

444 制：制度。

445 常：普遍、寻常的事。

446 不沮：不惧怕。

447 贷：宽贷。

448 壅：谓被蒙蔽。

449 俯察：俯看观察。

450 乘坚、厌肥：生活奢侈无度。

451 仰给：依赖供给。

452 厚禄：丰厚的俸禄。

453 顿瘁：同“顿悴”，困顿憔悴貌。

454 矻矻：辛勤而不懈怠。

455 两税：两税法。不均：不公平。

456 横赋：额外摊派的赋税。

457 老释：道士、僧人。劳逸：劳苦与安逸。此一句为皇甫湜直言佛、道二教对唐朝经济状况所造成的危害，寺观经济使得佛、道二教产生宗教世俗化、神权地主化的趋势，这同样也是皇甫湜辟佛、辟道的深层原因。他并非是简单地将佛、道二教视为异端的儒学精英，而是以封建士大夫的身份参与到国家执掌中来。

458 横暴：强横凶暴。

459 贱：轻视。

460 斥：排斥。

461 异端：谓佛老。

462 屏：同“摒”，摒弃。

463 憊憊：畏惧貌。

464 以：因为。兵：战争。

465 昆夷：泛指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

466 边备：边疆战备。去：去除，放弃。

467 中夏：中原。

468 莫若：不如。减：裁减。

469 寡：少。

470 怙：依靠。

471 卤莽：粗鲁莽撞。

472 服习：清楚，熟悉。

473 申令：下命令。

474 简：简拔。

475 省：省去，淘汰。

476 名籍：名册。

477 纠：纠正。

478 赋：赋税。

479 寇戎：敌军。

480 清平：清明太平。

481 仪注：礼节。

482 征徭：征发徭役。

483 逋悬：欠缴的租金、赋税。

484 绥抚：安抚。

485 升平：太平。

486 干禄：求取功名利禄。得仕：入仕为官。

487 有司：官府衙门。

488 备员：足数。

489 弹察：弹劾，纠察。

490 苟容：苟且容身，不以正道居位。

491 养交：豢养亲信以培植朋党。

492 迁除：官职的升迁与除授。

493 附上：依附上官。剥下：盘剥百姓。

494 主角：棱角。

495 悔吝：灾祸。

496 湮泥：浊乱其泥，表同流合污之意。

497 画一之法：全体遵行、无一例外的法度。

498 名绩：名声及功绩。

499 迁擢：升迁拔擢。

500 考功：考核政绩。殿最：古代考核政绩，下等为“殿”，上等为“最”。

501 阿比：阿谀比附。

502 亟：迫切，急切。

503 桷：方形的房屋椽子。

504 凡陋：平庸浅陋。

505 敦质：本质敦朴。

506 冠盖之族：仕宦之家。

507 蹇顿：困厄，困顿。

508 格限：规定的资格。

509 超拜：越级提拔授官。

510 四迁：四次升迁。

511 阖：关闭。

512 当途：当权、当道。迭居：轮流在位。

513 公忠：公正忠诚。

514 从来：许久以来。

515 伏惟：下对上陈述时的敬词。申敕：宣示诏令。

516 计偕：举人入京会试。

517 推择：推举选拔。

518 不次：不依照寻常次序。

519 殿罚：殿举。

520 逾滥：无限度。

521 圣朝：指唐朝。

522 舍：舍弃，放弃。

523 纤悉：细致而详尽。

524 王泽：王室、皇室的恩泽。

525 寤寐：日夜思念、渴求。

526 奉职：奉行职事。

527 主司：主管某项工作的衙门。

528 澄源：澄清源头。

529 元宗：即唐玄宗李隆基，宋人避宋圣祖讳、清人避清圣祖讳而易之。

530 均：平均。

531 贍：供给。

532 致：达到。

533 陶然：怡然自得貌。

534 苟：如果。

535 敛：聚敛。

536 取士：录取士子。

537 奸赃：受贿不法。梟獍：狠戾忘恩之人。

538 弊：弊端。

539 版籍：登记户口、土地的簿册。

540 复贯：恢复籍贯。

541 庠：学校。

⁵⁴² 京辇：京城，指长安。

⁵⁴³ 器用：才具，才干。

⁵⁴⁴ 裁：裁断，裁决。

⁵⁴⁵ 资荫：凭借先代、祖辈的功劳而得到官爵。

⁵⁴⁶ 藪泽：沼泽。

⁵⁴⁷ 《月令》：即历法书籍。

⁵⁴⁸ 跻：登。

⁵⁴⁹ 胡夷：皇甫湜对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贬称。尽管思想中不断受到佛、道二教的渗透与影响，尽管儒学精英已在有意识地汲取佛、道二教教义为己用，但儒学精英辟佛、辟道的态度依旧尤为坚决。

⁵⁵⁰ 屠：屠宰，泛指杀生。

⁵⁵¹ 无谓：没有意义。